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六十九集

辛　安　驛

胭　脂　判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六十九集

北京市戲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六十九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4 2/16 ·插頁：2·字数：90,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統一書号：10071·398　　　定价：（7）0.38元

前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暂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辛 安 驛

赵德普藏本

提 要

明朝，赵景龙探亲，結識廬山楊胜。[illegible]誣其通寇，赵父被拘。

丫鬟罗雁，女扮男装，假景龙之名，随护赵妹美容寻兄，止宿辛安驛黑店，誤飲葯酒昏迷。店女周鳳英观罗俊秀，复救之活，强迫成亲。洞房之夕，罗露眞相，始知誤会，同奔廬山。不意景龙旣被鳳英大敗，美容又为楊胜所擒，山寨之上，兄妹相会。鳳英終配景龙，美容亦許楊胜。

第　一　場

〔四英雄上〕

英雄甲　(念)兄弟結义在山崗，

英雄乙　　一身武艺誰敢当！

英雄丙　　每日下山去掠搶，

英雄丁　　亞賽森罗五閻王！

英雄甲　諸位賢弟請了！

英雄乙
英雄丙　請了！
英雄丁

英雄甲　寨主下山，命你我看守山寨。远远望見寨主来也。

楊　胜　(內)众嘍兵！

四嘍兵　(內)有。

楊　胜　(內)回山！

四嘍兵　(內)啊！

〔牌子。四嘍兵引楊胜上〕

四英雄　大哥！

楊　胜　賢弟！

四英雄　請！

楊　胜　請！

〔楊胜、四英雄同进，坐介〕

四英雄　大哥下山，劫得多少財宝？

楊　胜　愚兄不曾劫得財宝，却結識了一位英雄。

四英雄　是哪位英雄？

楊　胜　方才愚兄下山，放起响箭，正要劫夺客商，不想道旁閃出一位少年，与愚兄战了一百余合，不分胜敗。愚兄愛他武艺，他愛愚兄刀法，兩不交鋒。愚兄約他上山，豈不結識了一位英雄！

四英雄　可曾問过他的姓名？

楊　胜　这倒不曾問过。

四英雄　此人今在何处？

楊　胜　已随愚兄上山。

四英雄　請来我等相見。

楊　胜　有請壯士！

〔赵和、赵景龙上〕

赵景龙　豪杰志量广，英雄世無双。

楊　胜　壯士到了，請坐！

赵景龙　謝坐！

楊　胜　方才下山，不曾問过壯士高名大姓？

赵景龙　小弟赵景龙，乃兵部赵公之子。請問寨主尊姓？

楊　胜　小弟楊胜。先父楊俊，曾为大同总鎮。只因奸佞專权，全家遭害，为此来在这廬山落草。

赵景龙　原来也是宦門，失敬了！

楊　胜　豈敢！公子今欲何往？

赵景龙　奉我父之命，从湖北探亲回家。

楊　胜　我看公子武艺超群，有意結为金蘭，不知尊意如何？

赵景龙　既蒙不弃，怎敢推辞。但不知貴庚几何？

楊　胜　某今年二十有一。

赵景龙　小弟今年二十二岁。

楊　胜　如此，你是兄長。香案伺候！

〔嘍兵排香案，楊胜、赵景龙同拜介〕

赵景龙　（唱）自古英雄惜好汉，

楊　胜　（唱）你我結拜似桃园。

赵景龙　（唱）我比伍員威名显，

楊　胜　（唱）我比展昭武艺全。

〔楊胜、赵景龙拜畢，同坐介〕

楊　胜　請大哥在此多住几日。

赵景龙　只恐我父惦念。

楊　胜　大哥何不修書一封，使尊差先回？

赵景龙　愚兄告便。

楊　胜　請！

赵景龙　（背供介）且住！我看此人十分英雄，不免稟知我父，招他归順朝廷，可得一員能將。（向楊胜）愚兄依你就是。溶墨！

〔嘍兵溶墨介，赵景龙修書介〕

赵景龙　赵和，帶書信回京，我随后就到。

赵　和　是。（下）

楊　胜　后面备酒，与大哥同飲！

赵景龙　請！

〔同下〕

第　二　場

〔赵和醉上〕

赵　和　不喝黃酒心不跳，人生戒酒最为高。

在下、赵和的便是。奉了老爷之命，跟着少爷从湖北探亲回来，路过廬山，山上有个大王叫楊胜，跟我們少爷拜了把子啦。大王留下少爷多住几天，打

發我回京，先給老爷送信。我到了京里，遇見了朋友，喝了几杯，有点醉啦，不免回府交代这封書信。

〔幕內鳴鑼〕

赵　和　那旁鳴鑼开道，是官府来啦。我得快走，叫他們拿住，搜出这封結交山寇的信可就糟啦！（跑介，丢書信介，跑下）

第　三　場

〔四校尉引石亨上〕

石　亨　眉头一皺計千条，設計杀人不用刀。

老夫、石亨。明室为臣，官居九門总帅。今奉聖命，盤查奸宄。方才見一人，神色張皇，定是奸細。校尉的！

四校尉　有。

石　亨　將他抓来！

四校尉　啊！

〔四校尉抓人不得，檢書信介〕

校尉甲　啓帅爷：那人不知去向，拾得書信一封。

石　亨　呈上来。

〔校尉呈書信，石亨看介〕

石　亨　原来赵榮老兒結交叛逆。乘此机会，參他一本。校尉的！

四校尉　有。

石　亨　打道上朝！

四校尉　啊！

〔众圓場，石亨跪介〕

石　亨　臣、石亨見駕，吾皇万岁！

天順帝　（內）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石　亨　只因赵荣呵！（牌子）

天順帝　（內）替孤傳旨：赵荣上殿！

石　亨　領旨！万岁有旨：赵荣上殿！

赵　荣　（內）領旨！（上）

忽听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臣、赵荣見駕，吾皇万岁！

天順帝　（內）你子赵景龙勾結叛逆，謀篡国家。將赵荣拿禁天牢，命石亨抄查赵氏，下殿！

赵　荣　罢了啊罢了！（牌子）石亨，你为何謀害于我？

石　亨　有你兒亲笔書信，誰来害你！校尉的！

四校尉　有。

石　亨　將他拿下天牢！

四校尉　啊！（二校尉拿赵荣下）

石　亨　打道赵府！

二校尉　啊！

〔同下〕

第　四　場

〔赵美容上〕

赵美容　（引）閨門嬌养，謹守蘭房。

奴家、赵美容。爹爹赵荣，官拜兵部尙書。母亲早亡。兄長景龙，往湖北探亲去了。今日心中煩悶，不免將罗雁喚出，叙談叙談。罗雁哪里？

〔罗雁上〕

罗　雁　滿身精武艺，巾幗也鬚眉

参見小姐！

赵美容　罢了。

罗　雁　喚我出来，有何吩咐？

赵美容　今日我心中煩悶，喚你出来我們想个解悶之法。

罗　雁　等老爷下朝，再做計較。

〔赵和上〕

赵　和　到了府里，我的酒也醒啦。叩見小姐！

赵美容　公子回来了么？

赵　和　少爷在廬山跟个山大王拜了把兄弟啦。打發我回家，有書信在此。（取書信介）哎呀，我的信往哪兒去啦！

〔院子上〕

院　子　啓稟小姐：老爷不知何事，拿禁天牢。石亨帶領校尉，抄查我府！

赵美容　知道了，再去打探！

院　子　是。（下）

赵美容　罗雁，老爷拿禁天牢，又要抄查我府，这便如何是好？

罗　雁　不如逃往廬山，尋着公子，再作道理。

赵美容　怎奈不識路徑！

赵　和　我認識。

赵美容　如此，改扮起来！

〔众換衣介〕

赵美容　（唱）这才是大禍从天降，

罗　雁　（唱）奸佞專权害忠良。

赵美容　（唱）主僕出門把路上，

〔幕内吶喊声〕

罗　雁　（唱）又見官兵似虎狼。

小姐，你看許多官兵，定是抄拿我們。不可被他們看見。随我来！

〔罗雁拉赵美容下，赵和随下〕

第　五　場

〔四校尉引石亨上〕

石　亨　校尉的！兩廂搜来！

四校尉　啊！（搜介）

校尉甲　闔府空無一人。

石　亨　起过了。且住！闔府無人，不免將府門封査，奏明聖上。校尉的，回朝交旨！

四校尉　啊！

〔同下〕

第　六　場

赵美容　（內）走哇！

〔罗雁、赵美容、赵和上，編辮子〕

赵美容　（唱）滔天大禍从天降，

一家大小遭禍殃。

老爹爹天牢受屈枉，

主僕們避难走他乡。

赵和引路廬山往，（扫头）

〔起風，吹罗雁下〕

赵美容　罗雁！罗雁！

〔赵和拉赵美容下〕

第　七　場

罗　雁　（內唱）

与小姐在中途被風吹散，（上）

到处寻無踪影所为哪般？

唉！想我罗雁，保护小姐逃出門来，不想中途被風吹散。寻了多时，不見小姐踪影，这可怎么好哇！(看介)看那旁有一松林，也許小姐在里面避風。不免到林內寻訪便了！(下)

第八場

(赵和、赵美容上)

赵美容　(唱)打破玉籠飞彩鳳，

　　頓开金鎖走蛟龙。

　　啊赵和，为何不走？

赵　和　唉，不是我不走，我的小姐，自从与罗雁在中途被風冲散，她也沒影啦，就剩你我二人啦，走在路上，多不方便哪！

赵美容　这是怎么講話？

赵　和　什么怎么講話！你瞧你的年紀，我的岁数，也挺般配的。咱們倆做个小兩口兒，你看好不好？

赵美容　狗才！

赵　和　誰叫狗踩啦？

赵美容　你不要胡言！

赵　和　什么胡言哪？你看見了沒有，我这兒有这个(指刀介)，你答应我的亲事便罢；若是不答应，你可知道我的厉害？

赵美容　你这样無礼，我要喊叫！

赵　和　你叫？你叫，我宰了你！

赵美容　救人哪！救人哪！(跑介)

赵　和　你哪兒跑！

〔赵和追赵美容介，罗雁上，杀赵和介〕

赵美容　多謝恩人搭救！

罗　雁　小姐不必啼哭，丫鬟罗雁在此。

赵美容　啊罗雁，你打哪道而来？

罗　雁　小姐有所不知，你我中途被風吹散，是我沿路打听小姐，并無踪影。今日行至此間，听得有喊救之声，不想这賊欺犯小姐，因此我將他杀死。也是事逢湊巧，該咱們見面啦。

赵美容　你我俱是女孩人家，中途路上，只恐受人欺侮。

罗　雁　小姐但放寬心。是我幼年，舅父傳授一身武艺。包袱內現有公子衣帽，待我改扮男裝，保护小姐投奔廬山，料然無事。

赵美容　如此甚好。你我速到松林改扮便了！

（唱）松林之內乔改扮，

罗　雁　（唱）主僕一同奔廬山。

〔同下〕

第　九　場

〔周鳳英上〕

周鳳英　（唱）奴本是閨中女紅顏綠鬢，

却为何落江湖身在綠林？

这几日悶懨懨容顏瘦損，

滿怀中心腹事难对人云。

我、周鳳英。淮陽人氏。爹爹周朔，乃是綠林俠客，不幸早亡。母亲李氏，膝下無兒，只生我一人。是我自幼从父練成全身武艺。母女二人在这辛安驛开了一座店房，安寓客商。遇有那贜官惡霸，土豪劣

紳，定要傷他的性命，取了他那不义之財。我想这究竟不是長久之計。哎呀母亲，你只圖这不义之財，可把女兒終身大事就置之度外，难道叫女兒就这样度此一生不成么？

（唱）我的娘她忘記女生外姓，

女已交十九岁待字閨門。

这几日得了这傷春病症，

〔周母暗上〕

周　母　哎！

周鳳英　（唱）却原来母亲到兒失出迎。

母亲万福！

周　母　坐下！坐下！

周鳳英　告坐！

周　母　孩子，这兩天你怎么这么迷迷糊糊的？你有什么心事吧？

周鳳英　女兒这几日心中恍惚，不知是何緣故。

周　母　媽媽我明白啦，不用說，你想你爹啦？

周鳳英　想父女之情，焉有不想念的道理！

周　母　别想他啦，还有媽媽我哪。

周鳳英　兒豈不知至亲莫过母女，只是女兒年已長成，只恐承欢日少，因有許多言語，要向母亲商議。

周　母　哎呀！有什么話，只管說呀！只要你說出来，母亲一定依着你的。

周鳳英　只恐母亲不肯。

周　母　你說出来，媽媽我一定依你的。

周鳳英　我滿怀心事，从哪里說起！

周　母　那你要不說呀，干脆，咱們打起精神做买卖吧！

周鳳英　唉！那伤天害理的买卖不做也罢。

周　母　不做这买卖，咱們怎么度日啊？

周鳳英　想天下店房甚多，若都似我家，豈不早已断絕行人啦！

周　母　依你怎么样哪？

周鳳英　依女兒看来，不可如此做法。

周　母　噢！进店来不問賢愚，一般看待，对不对？

周鳳英　不是的。江湖上都道此处有了女强盜。女兒未出閨門，若被外人知道，日后怎样做人？

周　母　你說的也对。你出个主意，媽媽我听听。

周鳳英　母亲还是不明白？

周　母　本来我糊里糊塗嘛！

周鳳英　唉！母亲一定叫我做这买卖，有三样人不能杀害。

周　母　哪三样人？

周鳳英　第一是游方僧道。

周　母　不錯，僧道出家人，本来我就沒害过。第二样哪？

周鳳英　第二是江湖艺人。

周　母　不錯，江湖艺人，卖艺糊口，也是受辛苦的人，也沒有什么油水，我也沒害过。这第三样哪？

周鳳英　有那……

周　母　什么呀？

周鳳英　有那少年書生，也是不杀的好。

周　母　少年書生，比那游方僧道、江湖艺人大不同啦。为什么也不杀哪？

周鳳英　我想那青年男子，正在有为，若是杀死，豈不有伤天理？

周　母　說的也对，媽媽我都依你。你到后面歇会兒，有你

店的来，你听我的招呼吧。

周鳳英　遵命。正是：綠林也要存忠厚，方是行俠仗义人。(下)

周　母　我姑娘后面預备去啦，我不免將招牌挂起。(挂招牌介，身段)

(念)急挂招牌，

急挂招牌，

忙把店門开；

暗藏机密，

倒霉的前来！

招牌挂好啦，待我吆喝一声。呀呔！有住店的这兒来，辛安驛又开了張啦！(下)

第　十　場

赵美容　(內唱)

小罗雁改扮了男人模样，

〔赵美容、罗雁男裝上〕

罗　雁　小姐等着！

赵美容　(唱)一霎时女孩兒变了男裝。

罗　雁　小姐，您看扮的像不像？

赵美容　扮的倒像，只是走路不像男子的样兒。

罗　雁　本来我哪会男子的走法！

赵美容　待我教导于你。

罗　雁　您教給我。

赵美容　男子行走，必須要这样走。(身段介)

罗　雁　我来一回您瞧瞧。男子行走，必須要这样走。(身段介)

赵美容　不对。

罗　雁　不对再来。男子行走，必須要这样走。(身段介)

赵美容　对了。

罗　雁　小姐，中途路上有人盤問，咱們可怎么称呼哇？

赵美容　你我“夫妻”相称。

罗　雁　这可使不得。

赵美容　有了，你我“兄妹”相称也就是了。

罗　雁　好，咱們演習演習。

赵美容　啊，那旁敢是哥哥？

罗　雁　那旁敢是小姐？

赵美容　唉，不对。

罗　雁　喲，怎么不对呀？

赵美容　要叫“小妹”。

罗　雁　噢，“小妹”。咱們再来。

赵美容　啊，那旁敢是哥哥？

罗　雁　那旁敢是小……

赵美容　小妹。

罗　雁　噢，小妹！

赵美容
罗　雁　請啊！（笑介）

赵美容　（唱）咱二人在中途莫要久站，

　　　　　　但願得平安的早到廬山。

罗　雁　小姐呀！

　　　　（唱）小姐但把寬心放，

　　　　　　罗雁保护料無妨。

　　　　　　甩开大步朝前闖，

　　　　　　猛抬头又只見一座店房。

　　　　啊賢妹，看天色已晚，你我在此安歇一宵，明日早行。

赵美容　就依兄長。

罗　雁　啊店家！

周　母　（內）啊哈！（上）

高挂一盞灯，安歇四方人。

罗　雁　噢，原来是位媽媽！

周　母　二位住店嗎？

罗　雁　正是。可有上房？

周　母　有上房。隨我来。

罗　雁　帶路！

〔周母引赵美容、罗雁同进介〕

周　母　二位請坐！用些什么？

罗　雁　酒飯前途用过，只用孤灯一盞。

周　母　是。（取灯介）灯到。

罗　雁　放下。

周　母　我給你們二位相相面吧。

罗　雁　噢，媽媽，你会相面么？

周　母　我看你們倆不是夫妻，定是兄妹。

罗　雁　哦，不錯，我們是兄妹二人。

周　母　你看我的眼力怎么样？

罗　雁　媽媽好眼力。

周　母　你們吃什么不吃啦？

罗　雁　方才言过，酒飯前途用过。

周　母　噢，飯吃过啦，喝点兒酒好不好哇？

罗　雁　这个！

赵美容　不会飲酒。

周　母　你瞧，剛才他說酒飯前途用过，你說他不会喝酒。

我告訴你們，喝我的酒可是有便宜。

罗　雁　吃媽媽的酒，有什么便宜？

周　母　我奉送，不要錢。

罗　雁　噢，吃媽媽的酒不要錢？

周　母　对啦，不要錢。

罗　雁　如此，我就扰上媽媽几杯。

周　母　好，我給你端去。（出門介）年輕輕的，出門就想占便宜！自己也不想想，占便宜可受了害啦。（取酒下葯，进門）来，来，来，我給你斟个盅兒，你喝个“当朝一品”。

罗　雁　哦，“当朝一品”。媽媽請！

周　母　再喝“和合二仙”。

罗　雁　哦，“和合二仙”。

周　母　你再来个“連中三元”。

罗　雁　哦，“連中三元”。

赵美容　啊，哥哥，少飲些吧。

周　母　不要紧的，他有酒量。干脆，你来个“長流水”吧。

〔罗雁喝酒，醉介〕

周　母　喲，他怎么不喝啦？

赵美容　他吃醉了。

周　母　你們走得挺累的，你也喝一盅兒吧。

赵美容　我不会飲酒。

周　母　你少喝一点兒，怕什么！

赵美容　我不会。

周　母　来来来，你少喝一点兒。

赵美容　呃，我不会！

周　母　不会不会吧，你瞪什么眼哪？天不早啦，睡覺吧，可小心点兒！

赵美容　小心什么？

周　母　小心灯火！

赵美容　知道了。（睡介）

周　母　（出門介）安排好啦，我招呼一声。呀呔！姑娘听着：前店来了兩只羊，一只公羊，一只母羊，公羊受縛綁，母羊不受縛綁。不論男女，杀上一个，媽媽我好大祭財神！（下）

〔起初更〕

周鳳英　（內）啊咳！（男裝、持刀上）

（唱）适才聞我的娘对我来講，

这店中住下了一男一女二客商。

那公羊上了我的綁，

那母羊不上綁所为哪一樁：

身背着鋼刀把前店往，

我杀了他一刀一个、个个刀刀、命喪無常。

来至在小房我就用目来观望，

〔撥門，进門，上桌举刀介〕

〔赵美容惊哭介〕

赵美容　（唱）跪在塵埃泪兩行。

我与你一無仇二無冤枉，

大王爷呀！

却因何要杀我所为哪樁？

周鳳英　呔！这一女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誰？大王爷宝刀虽快呀，不杀你这無名之輩。講！

赵美容　大王爷莫非要送我还家么？

周鳳英　呔！哪一个送你还家？俺要送你命喪無常！

赵美容　（唱）我与你一無仇二無怨恨，

苦苦的要杀我所为何情？

周鳳英　呔！这一女子，我看你哭的可憐，你且站、站、站起来！

赵美容　謝大王！

周鳳英　啊，往日大王宝刀疾快，今日为何手顫心軟？呔！上面那是你什么人？

赵美容　那是我的哥哥。

周鳳英　他为何不来搭話？

赵美容　他吃醉了。

周鳳英　什么，什么？

赵美容　他吃醉了。

周鳳英　大王爷出世以来，未見过什么吃醉的，待俺看看这个吃醉的。靠后！下站！嗯！

赵美容　哥哥醒来！哥哥醒来！

周鳳英　呔！靠后！下站！嗯！待俺看看这个吃醉的。哎呀，妙哇！

（唱南梆子）

見此人他生得十分俊雅，
不由人笑盈盈臉似紅霞。
适才間我行魯莽休要害怕，
我与你要做个吳越一家。

周鳳英　呔！（改女装、笑下）

赵美容　送大王！呀！

（唱）适才間使鋼刀將我来吓，
一霎时又变个美貌嬌娃。

〔周母上〕

周　母　喲！小姐起来啦。他怎么啦？

赵美容　他吃醉了。

周　母　吃醉啦？不要紧的，我会治，等一等。（取水噴介）一口水就得。

罗　雁　啊賢妹，我怎么样了？

赵美容　你吃醉了。还不謝过媽媽！

罗　雁　多謝媽媽，好高酒！

周　母　不用謝啦。喝我的酒哇，眞是遇見头一个道謝的。

罗　雁　媽媽請坐！

周　母　坐着，坐着。請問相公姓甚名誰，因何至此？

罗　雁　媽媽容禀！

（唱）未曾开言兩泪淋，

尊声媽媽听分明：

赵解元景龙我名姓，

路見不平打伤人。

我父为我遭陷阱，

黑夜里我兄妹逃出家門。

周　母　哦，原来是赵公子、赵小姐，失敬啦！

赵美容
罗　雁　豈敢！

周　母　我婆兒有一言，不好啓齿。

罗　雁　媽媽有話，請講当面。

周　母　老身李氏，配夫周朔，不幸去世。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名喚鳳英，今年一十九岁。我有心許配相公，不知意下如何？

罗　雁　这……啊媽媽說哪里話来？我父亲在監中受罪，我在此招亲，豈不落一不孝之名？使不得！

周　母　嗨，你怎么这么糊塗！你爹爹他受他的罪，你招你

的亲，那有什么使不得？使得！

罗　雁　使不得。

周　母　从得！

赵美容　从不得。

周　母　你怎么也跟着捣乱哪？喲，他不答应，这是什么意思？（想介）哦，我明白啦，他淨瞧我出来进去的啦，他沒瞧見我們姑娘哪。有咧，我把我們姑娘叫出来，叫他瞧瞧，一瞧，他就願了意啦。嗯，我就是这个主意。姑娘快来！

周鳳英　（內）来啦！（上）

周　母　你忙什么，你蒙着盖头干什么去呀？

周鳳英　媽呀，我拜天地去呀。

周　母　跟誰呀？

周鳳英　跟那相公。

周　母　人家不要你！

周鳳英　媽媽沒跟人家說呀？

周　母　我跟他說啦，他不要你呀！

周鳳英　媽，你要是跟他說，他不能够不要我呀！

周　母　我跟他說啦，他不要！

周鳳英　媽呀，他当眞不要？

周　母　当眞不要！

周鳳英　果然不要？

周　母　果然不要！

周鳳英　媽媽看刀！

周　母　要刀干嘛？

周鳳英　他不要我，我把他給杀啦！

周　母　我沒听說过，挺大姑娘拿刀找女婿的。

周鳳英　那您說怎么办哪？

周　母　把你叫出来，跟他見个祉兒。他瞧你長的好看，就許願意啦。

周鳳英　您就說，兒我的祉到啦。

周　母　你等着，我給你言語一声去。（向赵美容）赵小姐請过来！

赵美容　媽媽何事？

周　母　我們姑娘要跟你哥哥見个祉兒。

赵美容　不从亲事，見的什么祉呀？

周　母　你說說去，見个祉兒也不要紧哪。

赵美容　啊哥哥，那姑娘要与哥哥見个祉兒。

罗　雁　不从亲事，見的什么祉呀？

赵美容　你与他糊里糊塗見个祉兒也就完了。

罗　雁　你就說哥哥祉到。

赵美容　我哥哥祉到。

周　母　我們这兒也現成。

赵美容　什么？

周　母　祉呀！来，来，来，过来見見。

周鳳英　相公，我們这兒有祉啦！

罗　雁　这廂有祉！（拜介）

〔赵美容拉罗雁作揖介〕

罗　雁　这廂有祉！

周　母　通！通！通！

周鳳英　媽，您怎么啦？

周　母　你沒瞧見哪？你給他見祉，他先拜拜，后又作揖，这是什么祉呀？

周鳳英　媽呀，他一見我，嚇也糊塗啦，我們走怎么施祉，

怎么对勁。

周　母　对！你們年輕的怎么施礼，怎么对勁。像我老梆子，是怎么施礼，怎么不对勁。

周鳳英　媽呀，剛才的亲事，您給我提了嗎？

周　母　我跟他提啦。你別瞧不起他，他是个武解元哪。

周鳳英　怎么他是解元？好極啦，兒要与他比武。

周　母　什么叫"比武"哇？

周鳳英　就是扎槍。

周　母　你后头收拾去。

周鳳英　媽媽等着，兒打扮去啦。（下）

周　母　赵小姐請过来！

赵美容　媽媽何事？

周　母　我們姑娘要跟你哥哥比比武。

赵美容　什么叫"比武"？

周　母　就是扎槍。

赵美容　我哥哥他不会。

周　母　他头帶武生巾，不用說是武解元，能不会比武？你說說去。凈你在当間搗乱啦！

赵美容　啊哥哥，那姑娘要与哥哥比武。

罗　雁　什么叫"比武"？

赵美容　就是扎槍。

罗　雁　啊媽媽，你要扎槍？

周　母　我不扎槍，我們姑娘要跟你扎槍。

罗　雁　扎槍就扎槍。（下）

赵美容　啊媽媽，我哥哥他不会。

周　母　我說你搗什么乱哪！人家說会，你說不会！那边站会兒，留神碰着，姑娘，扎槍上来！

〔周鳳英、罗雁上，比武介，下〕

周　母　来来来，赵小姐，你瞧这郎才女貌，够多好哇！告訴你哥哥，打扮打扮，待会兒要拜天地啦。

赵美容　媽媽使不得！

周　母　使得！

赵美容　使不得！

周　母　使得！

赵美容　我哥哥他——

周　母　他怎么着？

赵美容　媽媽你眞眞糊塗！

周　母　你媽媽才糊塗哪！你后头歇会兒去吧！

赵美容　这是哪里說起！（下）

周　母　哎呀慢着！我一个人也办不了这事，这怎么好哇？有咧，我去找何四叔去，把他請来，給擇个日子。就是这个主意。（圓場）兄弟在家嗎？

何四叔　（內）啊哈！（上）

（念）陰陽陰陽，

　　專走四方，

　　有人找我，

　　不是出殯、就是下葬。

周　母　你瞧丧不丧！

何四叔　誰呀？

周　母　是我。

何四叔　啊，嫂子，請家里坐。

周　母　坐着，坐着。

何四叔　嫂子你好哇？

周　母　我好。兄弟你好哇？

何四叔　我也好。嫂子，今兒个哪陣風把您給刮到我这来啦？

周　母　一来瞧瞧你；二来找你有点事情。

何四叔　什么事啊？

周　母　你知道嫂子那个店哪……

何四叔　哦，讓火燒啦？

周　母　什么燒啦？昨天晚上来了一男一女。

何四叔　死在这兒啦？

周　母　什么死在这兒啦！你怎么淨說丧話？你知道我們姑娘……

何四叔　不用說啦，我知道啦，准是跟人家跑啦。

周　母　我說你是怎么回事呀？淨胡說八道！你是讓我說話不讓啊？

何四叔　不是不讓你說話，你这么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

周　母　嗳，你别搗乱，听我跟你說說。昨晚上我店里来了一男一女，乃是兄妹。我看这男的倒挺好的。我想你那个侄女也老大不小的啦。我有心把姑娘許配他，做个招門納婿，兒婿兩当。我找兄弟你来，你給擇个日子。沒什么說的，帮嫂子个忙吧！

何四叔　不行，不行，今兒个我沒工夫。

周　母　你有什么事啊？

何四叔　这有一家等着我下葬哪。

周　母　你上我那兒去，一会兒就回来。

何四叔　不成，不成，去不了！去不了！

周　母　兄弟你不肯去，我明白啦。

何四叔　明白什么呀？

周　母　我們老头子死的时候，兄弟忙前忙后，我缺你个情

兒哪。兄弟挑我的眼啦，是不是？

何四叔　你还提哪，大哥死后忙了好些日子，我一个小錢兒也沒見你的。

周　母　兄弟你說出来倒好。这回你帮着嫂子忙合完啦，我准不給你小錢。

何四叔　我准不要你小錢。

周　母　就这么办啦。

何四叔　等着，我拿包袱走哇，（拿包袱介，我把門帶上。（帶門介）走！

〔圓場〕

周　母　到啦。請坐！請坐！

何四叔　坐着。

周　母　你等一等，我把姑爷叫出来，給你見見。赵小姐快来！

〔赵美容上〕

赵美容　媽媽何事？

周　母　你哥哥哪？

赵美容　現在后面。

周　母　你把他叫出来

赵美容　哥哥快来！

〔罗雁上〕

罗　雁　賢妹何事？

赵美容　媽媽喚你。

罗　雁　媽媽何事？

周　母　来吧，給你見見。

罗　雁　啊丈人！

何四叔　还禮还禮

周　母　嗨，这是街坊

罗　雁　哦，街坊家丈人。

周　母　你下去吧！

〔罗雁下〕

何四叔　嫂子，你將就点吧。

周　母　我不能將就。坐着，坐着。兄弟你瞧錯不錯吧？

何四叔　不錯。

周　母　你給擇个日子吧。

何四叔　等我査一査。

(念)一进門来悶憂憂，

十人見了九人愁，

天也怕，地也愁。

一不忌，百不忌，

这兒就是塊吉地。

就在这兒下葬吧。

周　母　嗨！嗨！什么这兒下葬啊？我們这兒是喜事。

何四叔　我知道你这是"死"事。

周　母　兄弟，我找你擇个日子。

何四叔　我擇的不錯呀。

周　母　我是聘姑娘。

何四叔　哦，聘姑娘啊！我給弄到下葬去啦。

周　母　这是哪兒的事情！你仔細擇擇吧！

何四叔　好，我給你擇擇吧。(念)丁日丁卯，今兒个就好。

周　母　今兒个就好？这巧極啦。兄弟你受个累，贊个礼兒，我攙姑娘去。赵小姐，叫你哥哥准备拜堂啊！

〔周母、赵美容分下〕

何四叔　伏以：

一塊沉香木，

雕刻---馬鞍；

新人往上跨，

步步保平安。

动乐！攙新人！

〔吹打。赵美容搀罗雁、周母搀周鳳英两边上〕

何四叔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罗雁、周鳳英、赵美容下〕

周　母　得！一塊石头我也落了地啦。

何四叔　嫂子，您大喜啦！

周　母　兄弟，你也喜欢啦。

何四叔　您瞧，这小兩口兒多么好哇！

周　母　叫你受累啦。

何四叔　嫂子，您看天不早啦。

周　母　对啦，你也該回家休息休息去啦。

何四叔　(背供介)有的，不然我的硫兒。我說嫂子，您不是說还給我倆錢哪嗎？

周　母　兄弟，我可得罰你！你不是說，把事办好不要小錢兒嗎？

何四叔　呃！您听錯啦。我不要小錢兒，我要大錢。

周　母　你怎么这么糊塗哇！沒有小錢兒，哪来的大錢啊？

何四叔　啊，这一說，我又上了你的当啦！

周　母　誰叫你上的？

何四叔　得！到此为止，你們家有什么事，我可再也不来啦。

周　母　我們家也沒事啦，有事也不找你。

何四叔　(瞪眼惊覩介)哎呀！

周　母　怎么啦？

何四叔　我看出你家中有些毛病啦！

周　母　我們家有什么毛病啦？

何四叔　这程子你們家是不是有些不安靜啊？

周　母　可不是嗎！我們姑娘这些日子也是迷迷糊糊的。

何四叔　你不知道哇！你們的祖先都来啦，故此攪得家宅不安。

周　母　那怎么办哪？兄弟，你給破解破解吧。

何四叔　不要紧的，我給你送走得啦。

周　母　那好極啦。兄弟你受累吧。

何四叔　我說什么，你可得听什么！

周　母　你說什么，嫂子我听什么。

何四叔　跪下！跪下！你們祖宗都来啦！

〔周母跪介〕

何四叔　你快說呀！

周　母　我說什么呀？

何四叔　祖宗您走吧！

周　母　祖宗您走吧！

何四叔　大点声，拉長点声。

周　母　祖宗您走吧！

何四叔　我不走也要不出錢来，不走干嘛呀！（下）

周　母　这塊骨头！我这么机灵人，会叫他給耍啦。閑話少說，待我打扫洞房。（下）

第十一場

〔周母上，打扫介，下〕

〔周母、赵美容、罗雁、周鳳英上〕

周　母　姑爷，喝一盅兒吧，这是喜酒，少喝点。

〔罗雁推介〕

周　母　你不喝，推什么？你不喝，我喝。姑娘，不早啦，歇着吧。赵小姐，这兒来！

赵美容　媽媽何事？

周　母　你在这兒干嘛哪？

赵美容　伺候我家哥哥。

周　母　不用你伺候啦，有我們姑娘哪。

赵美容　我离不开哥哥。

周　母　这么大啦，还离不开，多叫人笑話呀？去，上那屋睡覺去吧！

赵美容　啊媽媽，使不得！

周　母　使得啊！

赵美容　从不得！

周　母　到什么时候啦，还从不得哪？

赵美容　我哥哥他——

周　母　他什么？他什么？他都願意啦。

赵美容　媽媽你呀！

周　母　我怎么啦？

赵美容　你真真糊塗！

周　母　睡覺去吧，你才糊塗哪！

〔赵美容無可奈何地下〕

周　母　天不早啦，我也該歇会兒去嘍。(下)

罗　雁　哎！想我罗雁，保护小姐逃出門来，行至此地，又被这店房媽媽强留招亲，今晚好不难坏人也！

(唱)我罗雁在洞房自思自嘆，

　　想起了今夜晚左右为难。

　　我这里揭罗幃把小姐观看，(看周鳳英介)

呀！

　　見小姐容貌美亚似天仙。

　　無奈何暫且把罗幃放展，

悶懨懨我只得独坐不眠。

周鳳英　(唱)今夜晚才遂了一生志願，

　　　　　冀堦喜成就了美滿姻緣。

　　　　　走向前我輕把夫君来喚，

　　　　呀！

　　　　　为什么洞房中独坐不眠？

　　　　郎君，安歇了吧！

罗　雁　生与旁人同床不便。

周鳳英　如此，郎君請床上安歇，我在此独坐就是。

罗　雁　如此，不恭了！

周鳳英　各行方便。

罗　雁　(唱)轉身兒我且把牙床来上，

　　　　　虽然是独安眠还要提防。(睡介)

周鳳英　哎呀且住！今晚洞房花燭，他如此冷淡于我，看这姻緣有些錯啦！唔，有啦，我不免与他解去衣履，同入罗幃，看他是怎生待我！

　　　　(唱)好姻緣已成就豈能拆散？

　　　　　我与他脫去了身上衣冠。

　　　　　到此时顧不得羞慚滿面，(脫罗雁衣惊介)

　　　　哎喲！媽媽快来吧！

　　　　　請出了老娘亲兒有話言。

　　　　〔周母急上〕

周　母　什么事啊？

周鳳英　媽呀，可了不得啦！

周　母　怎么啦？

周鳳英　她是个女人。

周　母　人家是解元，你怎說他是举人？

周鳳英　咳！她是个女的。

周　母　女的，怎么見得哪？

周鳳英　她有耳朵眼兒。

周　母　我不信，我瞧瞧去。

周　母　（看罗雁介）哎喲，可不是嗎！赵小姐！赵小姐！

〔赵美容上，周母打赵美容嘴巴介。周鳳英拿刀漫头，周母夺刀介〕

周　母　你們怎么回事呀？你說他到底是男是女？

赵美容　（跪介）媽媽不要动怒。待我实說了吧。她不是我的哥哥，她是我的丫鬟罗雁。我哥哥現在廬山。此番去到那里，小姐婚姻尽在我的身上。

周　母　起来吧。我說糊里糊塗的哪！这我才明白啦。姑娘，别生气啦。赵小姐說啦，这是她的丫鬟罗雁。她哥哥現在廬山。此番去到那里，你的婚姻尽在小姐的身上。你别哭啦！

周鳳英　娘啊！

（唱）进門来也是兒把她看錯，

　　你把她当做了赵家解元。

　　今夜晚洞房中雌雄已辨，

　　原来她与兒我俱是一般。

媽呀，您快把她叫醒啦，别叫她裝着玩兒啦！

周　母　（对赵美容）你还不把她叫醒啦嗎！

赵美容　啊。哥哥醒来！

周　母　你再叫她“哥哥”，我要踹你啦！

赵美容　罗雁醒来！

罗　雁　（醒介）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禮！

周　母　你叫我“丈母娘”，我拿大嘴巴搧你！

罗　雁　小姐在上，小生有禮！

周鳳英　喲！你还"小生"哪，你簭着"熱"吧，你也是女的。

罗　雁　我不是女的。

周鳳英　得啦，别裝着玩啦，咱們俩人俱是一样。

罗　雁　咱們不一样。

赵美容　慢来！咱們三人俱是一样。

周　母　得了吧！你們三人一样，也不能把我甩开一边去呀！

赵美容　正是：媽媽姑娘不要愁，

罗　雁　　　　洞房花燭假風流；

周　母　　　　此番去到廬山上，

周鳳英　媽呀，

　　　　　　　与她真兄結鸞儔。

〔同下〕

第 十 二 場

〔赵景龙、楊胜上〕

赵景龙　（詩）世代簪纓受国恩，

　　　　　　只因正直忤奸臣；

　　　　　　可憐三字"莫須有"，

　　　　　　断送英雄入綠林！

　　　　唉！

楊　胜　大哥为何長嘆？

赵景龙　愚兄与你結拜，不知怎么被奸臣知曉，將我父拿禁天牢，又將天順皇帝囚禁南宮，謀夺江山。愚兄怎不心焦？

楊　胜　待小弟發兵，設法搭救伯父。

赵景龙　多謝賢弟！

〔报子上〕

报　子　报！有好买卖到了。

楊　胜
赵景龙　一齐下山！

〔同下〕

第十三場

〔周母、周鳳英、赵美容、罗雁上〕

周鳳英　（唱）錯配良緣成画餅，

幸喜弄假反成真。

周　母　小姐，此番到了廬山，我們姐兒的亲事，可别再弄个女的！

赵美容　我哥哥是个真正美男子。

周鳳英　趲行者！

（唱）一切前言且不論，

〔幕內吶喊声〕

赵美容　（唱）人声吶喊有賊兵。

周　母　江湖之上，沒有不認識我們的。我們娘倆抵擋一陣，打發他們回去。

〔罗雁、赵美容下〕

〔四嘍兵、四英雄、楊胜、赵景龙上，杀介，同下〕

第十四場

〔罗雁、赵美容上〕

赵美容　你看賊众我寡，如何是好？

罗　雁　你在此等候，我去帮周姑娘去。

〔四嘍兵、楊胜上，开打，四嘍兵搶赵美容下。罗雁、楊胜打介，楊胜敗下。周母、周鳳英上〕

罗　雁　小姐被他們搶了去啦。

周　母　你眞是年輕，不会办事！

罗　雁　媽媽，你不是說江湖上沒有不認識你們的么？

周　母　年头兒換啦，誰認識誰呀！

周鳳英　不要紧，这伙賊人沒什么能耐，咱們去抄他們的賊窩！

〔同下〕

第十五場

〔四嘍兵、楊胜搶赵美容上〕

楊　胜　嘍罗們，將这女子送至后寨！

四嘍兵　啊！

〔四嘍兵拉赵美容下〕

〔赵景龙上〕

楊　胜　兄長胜負如何？

赵景龙　那一女子武艺高强，美貌絕倫，眞乃絕色佳人！

楊　胜　恭喜大哥！

赵景龙　愚兄战她不过，你怎么与我賀起喜来了？

楊　胜　小弟掠得一个女子，与大哥做个压寨夫人，豈不是一喜？

赵景龙　賢弟，你我虽在綠林，不过暫时避难而已。这等事万万做不得！那女子現在哪里？

楊　胜　現在后面。待小弟攙她出来。（下）

〔楊胜攙赵美容上〕

赵景龙　你不是妹妹么？

赵美容　你是兄長？

赵景龙　正是，妹妹呀！

楊　胜　哎呀，我太魯莽啦！

赵美容　(打赵景龙介)好一个名門敗类，哪个是你妹妹呀！
(唱)連累爹爹遭陷阱，
反在此地打搶人。
〔周鳳英、罗雁、周母追上〕

罗　雁　哪里走？

赵美容　不要杀了，这是我哥哥。

周鳳英　怎么着？一家人啦！

赵景龙　請到厅中一叙。

周鳳英　媽呀，叫小姐别忘了我的事。(下)

赵景龙　賢妹，她們是哪里来的？

赵美容　大家坐下再講。
〔众坐介〕

赵景龙　妹子怎么与她們一路而来？

赵美容　小妹与罗雁、赵和，一同逃难，途中赵和起下歹心，强逼小妹……

赵景龙　这奴才該碎尸万段！

赵美容　那奴才被罗雁杀死了。

赵景龙　杀得好！后来呢？

赵美容　罗雁改扮男装，夜宿旅店，店主人就是这周氏母女，錯認罗雁是个男子，定下姻緣，洞房識破，小妹一力承担。

赵景龙　你承担什么？

赵美容　恭喜兄長！賀喜兄長！如今有了嫂子了。

赵景龙　此話从何而起？

赵美容　小妹替你定下亲了。

赵景龙　你怎么与我定了亲了？

赵美容　罗雁招亲，用的是兄長之名，小妹已將亲事一力承

担，这叫"移花接木，以假成眞"，岂不是兄長的大喜？

赵景龙　妹子此言差矣！想我世代簪纓，豈能与綠林結亲？

赵美容　兄長，你道他是綠林，現在你又是甚等样人？

赵景龙　这！兄依你就是。

赵美容　今日良辰，就請兄長与嫂嫂拜堂。

周　母　对，小姐办事干脆！

赵景龙　愚兄要愼重愼重。

赵美容　适才与你見过陣来，人品武艺，也都領教过，还愼重什么？

周　母　我們妞兒，哪样对不起他呀？

赵美容　媽媽，你就攙新人便了。

〔周母下，攙周鳳英上，赵景龙、周鳳英拜堂介，入洞房，楊胜下〕

赵美容　恭喜嫂嫂！賀喜嫂嫂！今日眞成了我的嫂嫂了！

〔周鳳英不理〕

赵美容　嫂嫂，这是做女子的……（羞介）小妹不陪了。（向罗雁、周母）我們后面去吧。

周　母　我不能走，我得細看看你这个哥哥是男是女。

赵美容　媽媽太过慮了！

赵景龙　罗雁轉来！

罗　雁　什么事啊？

赵景龙　你在辛安驛招亲怎生情况？

罗　雁　附耳上来！

〔罗雁与赵景龙耳語介，下。赵景龙进門介，周母、赵美容門外窃听介〕

周鳳英　（背供介）哎呀慢着！我在店里被他們矇苦啦。这个是男是女，我还不敢信哪。有啦，我先別理他。要是男的，自然先理我；要是女的，一定躲躲藏藏，我

就是这个主意。

赵景龙　(背供介)这个女子，在山下耀武揚威，我不免假做女子，戏耍一番。

〔赵景龙故做女态介，周鳳英看赵景龙介〕

周鳳英　他眞不敢理我。我瞧他扭扭揑揑，眞像个女子。我反正是第二次啦，也不怕什么啦，等我过去問他几句。官人，天不早啦，你我安歇了吧！

赵景龙　(故做女声)慢来！我是一人睡慣了的。

周鳳英　怎么着，又是一人睡慣的？可不又是个女的？想我兩次姻緣，好不明白的呀！

(唱)陰陽顚倒人难辨，

二番花燭錯姻緣。

仰面朝天自己嘆，

蒼天何苦困紅顏！

赵景龙　哈哈哈………！

(唱)与她个眞假难分辨，

好姻緣故做惡姻緣。

周　母　气死我啦！

(唱)听罢言来怒滿面，

三番二次把人瞞。

老娘今日显手段，

〔周母闖进門，赵美容随进，周母打赵景龙介〕

周　母　(唱)我把新郎打一番。

你們怎么又弄个女的耍戏我們？

赵美容　他实是个男子。

周　母　旣是男子，怎么女声女气的？

赵景龙　我实說了吧，我因要报敗陣之恨，与她做耍，故尔

如此。

赵美容　兄長太頑皮了。快与嫂嫂賠礼！

赵景龙　小姐不要生气，是我的錯了。

周鳳英　旣然如此，我还能再說什么！

赵美容　兄長还要与媽媽賠礼！

赵景龙　丈母娘打錯了。

周　母　这叫"打是疼，駡是爱"。我要是喜欢，还拿脚踹呢！

赵美容　兄長，快成亲吧。

周鳳英　慢着！我还有話哪。

赵景龙　有何話講？

周鳳英　你們的事，我早有本总賬。我看妹子年已及笄，你那把兄弟楊胜武艺高强，莫若把妹子許配給他，你看怎么样？

赵景龙　言的極是。擇一吉日，与他們完成花燭。

周鳳英　妹妹，这件喜事，不算我的功。

〔赵美容羞介〕

周鳳英　妹妹不必害羞，这是咱們做女兒的……（羞介）

〔赵美容羞介，跑下〕

赵景龙　娘子，你随我来呀！

〔赵景龙、周鳳英下〕

周　母　这一回可遂了我們姑娘的心啦！我也到后面歇歇去吧！（下）

胭 脂 判

于連泉藏本

提　要

东昌牛医卞氏女胭脂，与鄰妇龔王氏为友。胭脂見少年鄂秋隼鍾情，龔王氏允为撮合，暗告情夫宿介。宿冒鄂名，夜見胭脂。胭脂拒之。宿脫胭脂綉鞋而去，中途失鞋，窃告龔王氏。不料事被毛大偷听，亦冒鄂名，徑寻胭脂，誤叩卞翁窗。卞翁追之，反被毛大杀死。卞媪控于胡县官。胡即拘鄂，屈打成招。

济南知府吳南岱，見案生疑，乃捕龔王氏。龔王氏供以經过，因放秋隼，判宿介死罪。

学使施閏章閱而再审，計勘凶手毛大，宿介得免，秋隼与胭脂成婚。

第 一 場

〔四文堂、門子引施閏章上〕

施閏章 (引)名重京华，評声价，少登科甲。

(詩)手持絲綸出帝京，

徑往山东掌文衡；

文章有价終能用，

藻鑑原同水鏡清。

本院、施閏章，别号愚山。江南宁国府宣城县人氏。科甲出身。由刑部員外郎蒙聖恩升为山东学政。由京請訓，一路而来，入了山东境界。我想齐魯之地，有孔夫子后裔，世居兗州曲阜，礼教一定純正，学識必然高超。此番到了任所，必須悉心考查，倘有文章拔萃、品行优良者，本院必奏請破格录用，方不負朝廷求取賢才之意也！

(唱)为国求賢职本分，

拔选賢才答聖恩。

我今此去齐魯郡，

不負皇家求治心。

〔同下〕

第 二 場

〔鄂秋隼上〕

鄂秋隼 (引)年华半逐流水去，五更衾冷嘆鰥魚。

(詩)駒隙匆匆十九年，
　　五車学富亦徒然；
　　何时才得鴛鴦侶，
　　琴瑟和調續玉弦？
小生、鄂秋隼。籍隶东昌府南巷人氏。不幸椿萱早逝，常兴罔極之悲；琴瑟同心，又抱断弦之痛。今只身一人，咳！孤踪落落，顧影誰憐？仙骨翩翩，含情自遣。今逢重陽佳节，昨約同里宿兄，同登望嶽楼，作題糕会，应酬故事，消遣閑情。恰喜夜雨初晴，秋光正美，想宿兄这早晚必將来也。書童！

〔書童暗上〕

書　童　有。

鄂秋隼　担了茶鐺酒鼎，望嶽楼去者！

書　童　是。

鄂秋隼　(唱)重陽佳节秋風冷，
　　　　黃花舒艳木凋零。
　　　　携童担酒会友飲，
　　　　談論古今賦詩文

〔同下〕

第　三　場

〔宿介上〕

介　(唱)自幼性狂信多情，
　　　　花街柳巷訪佳人。
　　(詩)七百文字作的精，
　　　　古今詩賦似仙心；
　　　　乡榜秀才称老手，

屡次难考前三名。

小生、宿介。乃是东昌府有名的才士。兼通博奕弹琴，最喜眠花宿柳。近来我与鄂秋隼相交，他却是个好面皮的秀才，見了妇女便有些害羞，只会吃冷酒、作歪詩，不解風流。今乃重陽佳节，他約我同登望嶽楼吟詩联句。待我須速走遭便了！

宿　介　（唱）良友相約登楼望，

談今論古快心腸。

正行走来抬头望，

只見鄂生在那廂。

〔書童担酒引鄂秋隼上〕

鄂秋隼　（唱）詩客不見来寻訪，

相会中途喜洋洋。

啊宿兄，小弟适才往尊齋拜訪未遇，却原来宿兄在此徘徊。

宿　介　哎呀！哎呀！小弟多有失迎，簡慢！簡慢！

鄂秋隼　豈敢！宿兄登高之約，就請同行。

宿　介　（看酒担介）哈哈哈……！还担来茶鐺酒鼎，眞雅人深致也。

鄂秋隼　宿兄請！

宿　介　鄂兄請！

鄂秋隼　欲穷千里目，

宿　介　更上一層楼。

鄂秋隼　（唱）結社同登望嶽楼，

宿　介　（唱）青山紅树碧天秋。

鄂秋隼　（唱）風流哪便輸崔顥，

宿　介　（唱）我也題詩在上头。

鄂秋隼
宿　介　同游望嶽楼！

〔众上楼介、書童摆茶酒笔硯介〕

鄂秋隼　宿兄，上得楼来远眺青山紅树，眞是一幅倪云林画稿。

宿　介　曾記得李青蓮在宣城登謝朓楼，有詩云“江城如画里”，竟可移贈斯楼。

鄂秋隼　正是，宣城北楼，因名句而傳。你我今朝雅集，亦可为斯楼生色。

宿　介　鄂兄，只怕这鈎詩的鈎子尖兒禿，鈎不出惊人佳句。

鄂秋隼　（笑介）宿兄，你吃了这茶酒，少不得就是平上去入，凑詩的趣翁了。

宿　介　鄂兄所言極是。就請主人命題。

鄂秋隼　大家同作商量。宿兄請坐！

宿　介　鄂兄請坐！

鄂秋隼　小弟想那拈韵分題，总是詩家故套。昨晚拟下几个新鲜題目，特地請教。

宿　介　不知是何妙題？倒要請教請教。

鄂秋隼　藏在詩筒之內，請兄拈起一題，小弟暗摸一韵，彼此联吟便了。

宿　介　有趣，有趣。待小弟拈起来。

鄂秋隼　請！

〔鄂秋隼搖筒，宿介拈紙，鄂秋隼翻詩，各看介〕

鄂秋隼　“一先”里的“緣”字。

宿　介　“訪菊，不拘体”。好題！好題！鄂兄請起一句！

鄂秋隼　哪有僭客之理？

宿　介　有道是：强宾不压主。还是鄂兄起句的才是！

鄂秋隼　如此，有僭了。書童溶墨！

書　童　是。（研墨介）

鄂秋隼　（唱）斗胆献丑甚冒犯，

　　　　　　龙蛇笔走似云烟。

　　　　宿兄請看！

宿　介　待我念来。

　　　　（念）細雨瀰边路，

　　　　妙極！妙極！一起便攝"訪"字之魂。待小弟献丑。

鄂秋隼　宿兄請書！

宿　介　（唱）手提羊毫甚狂妄，

　　　　　　一揮而就請兄观。

　　　　鄂兄請看！

鄂秋隼　待小弟瞻仰。

　　　　（念）徘徊九月天。

　　　　　　芳情余自信，

　　　　妙哇！一气卷舒，意到笔随。叫小弟如何接得上呢？

宿　介　鄂兄太謙了！

鄂秋隼　待小弟拙笔！

　　　　（唱）提笔接書詩發兴，

　　　　　　錦綉珠璣繞眼明。

　　　　宿兄請看！

宿　介　待小弟观看。

　　　　（念）傲骨尔誰憐？

　　　　　　知己思陶令，

　　　　喂呀！这兩句更有意思，叫我对个什么好呢？

鄂秋隼　宿兄不必苦吟，且来暢飲几盃，潤潤詩腸可也。

宿　介　对酒当歌，倒也有趣。

鄂秋隼　書童斟酒。

　　　　〔書童斟酒介〕

鄂秋隼　宿兄請酒！

宿　介　請！

鄂秋隼　（唱）潤色腸枯消磨酒，

　　　　　　春蚕怕醉方吐絲。

宿　介　（唱）飲酒忽然詩兴起，

　　　　　　得意洋洋笔提詩。

　　　　有了，有了，鄂兄請观！

鄂秋隼　待弟一观。

　　　　（念）逢人問屈原。

　　　　　　何当詩酒地，

　　　　这句还敌得过"知己思陶令"。好，果眞絕对也！就是这句"何当詩酒地"，本地風光更有唐人風味。只是这"緣"字如何結法呢？

宿　介　鄂兄且飲一盃，再慢慢的想来。鄂兄請飲！

鄂秋隼　奉陪，請！

　　　　（唱）举盃暗对青天語，

　　　　　　助我落笔惊人詩。

　　　　宿兄，有了結句了。

宿　介　鄂兄請念来！

鄂秋隼　待弟讀来兄听：

　　　　（念）細雨羅边路，

　　　　　　徘徊九月天。

　　　　　　芳情余自信，

　　　　　　傲骨尔誰憐？

　　　　　　知己思陶令，

　　　　　　逢人問屈原。

　　　　　　何当詩酒地，

重續好姻緣。

宿　介　好！好！好！一气吟成，工力悉敌。只是鄂兄結句又想起婚姻来了，哈哈哈……！

鄂秋隼　休得取笑。

宿　介　家室無人，續弦也是要紧的。

鄂秋隼　久欲提亲，怎奈無人作伐。

宿　介　鄂兄，今日你劝我多飲几盃酒，我与你效劳了吧。

鄂秋隼　如此甚好。来来来，宿兄請飲！

宿　介　請！

鄂秋隼
宿　介　干！哈哈哈……！

毛　大　（內）走哇！（上）

（唱）为傳岁考碌忙忙，

恐誤場期罪难当。

我乃毛大便是。自幼生来游手好閑，充当門斗。近值施大宗师岁考，奉老师的簽票，傳秀才們过考。聞得有几位秀才在望嶽楼飲酒，不免上去吓他們一吓。就是这个主意。来此已是，待我上楼。（上楼介）唉！你們的禍事到啦，还在此間快乐哪！

鄂秋隼
宿　介　啊！毛門斗，我們素守臥碑，有何禍事？

毛　大　目下施大宗师按临，老师傳你們岁考。現有簽票，你們看来！

鄂秋隼　岁考是吓那紈袴秀才的。我們怕它做甚？

宿　介　何故这等大惊小怪的？知道了，退下去吧。

毛　大　是，是，是。（下楼介）只說門斗惡，不敌秀才凶。（下）

鄂秋隼　正在酒酣耳热，却被这厮前来扫兴。

宿　介　鄂兄，夕陽在山，人影散乱。你我下楼回去便了。

鄂秋隼　宿兄請！

宿　介　（唱）狐假虎威惡鬥斗，

鄂秋隼　（唱）且自由他莫追究。

〔同下〕

第　四　場

〔卞牛医、卞媪上〕

卞牛医　（唱）騸猪弄狗医馬牛，

卞　媪　（唱）圖得錢財度春秋。

卞牛医　俺、卞牛医的便是。

卞　媪　我、卞媪的便是。

卞牛医　在东昌府城里居住，祖傳医牛过活，倒也逍遥自在。哎！老婆，俺与你年將半百，膝下無兒，不能接續香烟，怎生是好？

卞　媪　哎！有兒無兒也是命中注定的。只是胭脂女兒年已及笄，人家总嫌你医牛賤業，不肯說亲，如何是好哇？

卞牛医　想那姻緣乃是分定，且自由它。你喚女兒出来，挂起招牌来，只怕有人家来請。

卞　媪　是。胭脂女兒走来！

胭　脂　（內）来了！（上）

（唱）生来命薄在蓬門，

　　淡扫蛾眉貌超群。

　　賤業終身無人問，

　　誤却青春好光陰。

爹娘万福！

卞牛医
卞　媪　罢了。

胭　脂　唤女兒出来，有何訓教？

卞牛医　我兒你將招牌挂起，看可有牛来治病。

胭　脂　遵命。

〔小吹打。胭脂挂招牌介，卞媪扫地介，卞牛医看書介〕

卞牛医　后面收拾茶飯！

〔卞媪、胭脂下〕

〔牧童牽牛上〕

牧　童　（念）新笠帽何时到手？

破簑衣四季蒙头。

我、牧童便是。我这条牛也不知害了什么病啦，喘的厉害。因此牽了来，煩卞老爹看看。来此已是。挂起招牌来啦。待我进去。（进介）啊！卞老爹請啦！你老人家替我看看我这条牛，它天天淨喘，是害了什么病啦？

卞牛医　哦，待我看来。

牧　童　你老人家瞧瞧。

卞牛医　是夜里喘，还是白日喘呢？

牧　童　見了月亮便喘的凶。

卞牛医　哦，这样說来，乃是"吳牛喘月"了。害得是飢渴症。

牧　童　怎样叫作"飢渴症"？

卞牛医　古人有代牛言說道："渴飲穎水流，飢喘吳門月"。

牧　童　原来如此。服什么葯呢？

卞牛医　医書說：凡遇飢渴病，只須一剂元宝湯，立时見效。

牧　童　喲！近来的財主爱吃元宝湯，怎么牛也要吃元宝湯？

卞牛医　牛更吃得狠呢。你不知道，还有兩句代牛言說得好："黄金如可种，我力更不竭。"这不是分明要服元宝湯嗎？

牧　童　旣有确据，就請开个方兒。

卞牛医　待我与你开方。

牧　童　啊，眞奇啦！牛也害飢渴病，也要吃元宝湯！

〔龔王氏上〕

龔王氏　（唱）水牛害病实难量，
　　　　来請牛医开葯方。
　　　　妾身、龔王氏。丈夫出外多年。家中有一头水牛，害了相思病，来請卞老爹去診治診治。来此他家門首，待我进見。（进門介）啊！卞老爹好生意呀！

卞牛医　龔大嫂，吉言了。到此有何見教？

龔王氏　我家有一头水牛，害了相思病，水也不飲，草也不吃。特来請你老人家去診治診治。

牧　童　（笑介）哪有牛害相思病的道理？分明是你这婆娘現身說法，眞不是正經材料！

龔王氏　呸！誰不正經？我打你这个小王八蛋！

卞牛医　龔大嫂，不要与牧童慪气。請到后面用茶。俺把这个葯方写好，就同你前去。

龔王氏　倒也使得。

卞牛医　婆兒，你母女出来，請龔大嫂后面吃茶去。

卞　媪
胭　脂　（內）来了！（上）

　　　　龔大嫂，几时不見，今日来了。

龔王氏　老婆婆納福！

卞　媪　好說。

龔王氏　喲！你看胭脂姐姐越發長的标致啦。

胭　脂　休来取笑。后堂叙話。

龔王氏　如此請！

卞　媼
胭　脂　請！

〔龔王氏、卞媼、胭脂下〕

牧　童　眞叫人有气。我用鞭子打你这畜生！（打牛介）

卞牛医　啊！牧童，你鞭牛做甚？

牧　童　我这牛兒害了喘症啦，我央告你求个方兒，自早至午，总不能到手，沒奈何打这畜生出气。

卞牛医　（笑介）原来如此。你且少安勿躁。待我与牛灌葯。（灌葯介）好了！好了！三錢銀子拿来。

〔牧童付銀介，卞牛医下〕

牧　童　得啦，葯吃了，跟着我回去吧！
（唱）青山隐隐月黃昏，
　　手牵病牛回家門。（拉牛下）

第　五　場

〔龔王氏、胭脂上〕

龔王氏　（唱）絮語叨叨叙家常，
　　能炊無米眞巧娘。
咳！胭脂姐姐，我和你母亲說来說去的，总是些柴米油鹽醬醋茶，好沒有趣。我要去啦。

胭　脂　且慢走！你和我談談再去如何？

龔王氏　你我談談，使得，使得。

胭　脂　如此請坐！

龔王氏　大家同坐。

胭　脂　龔大嫂，你家大爷出外几年，怎么还不見回来呢？

龔王氏　咳，那無情的汉子，提他做甚！

胭　脂　可憐你独自一人，也不寂寞么？

龔王氏　哎喲！胭脂姐姐，你憐奴寂寞么？

（唱）枕兒孤衾兒冷盼夫不到，

冷清清無婿伴夜永难熬。

胭　脂　呸！又来撒村了。

龔王氏　胭脂姐姐，你年紀也有十七八岁啦，也長得标致，怎么还沒有婆家呢？

胭　脂　龔大嫂，你問我么？

（唱）口兒羞心兒惱有話难談；

自古道婚姻事紅絲系牽。

女孩家終身事父母主管，

我自己又何必多把心关！

龔王氏　是啊！婚姻大事原要爹娘做主，耐着些吧。胭脂姐姐，我要告辞啦！

胭　脂　送龔大嫂！

龔王氏　請留步啊！

（唱）婚姻事擇配个潘安容貌，

那时节方称你福高命高。

辞别了胭脂姐出門去了，

〔鄂秋隼上〕

胭　脂　（唱）忽然間見鄂生美貌英豪。

鄂秋隼　（唱）一路上寻春景行过板桥，

观紅情望綠意暗自魂消。

〔“小过門”。胭脂、鄂秋隼对看介〕

鄂秋隼　啊！

（唱）見大姐腮含笑迎風窈窕，
　　眼見得这佳人喜上眉梢。
〔鄂秋隼、胭脂对看、送情介，鄂秋隼下〕
胭　脂　呀！
（唱）好一个風流郎俊雅容貌，
　　行端正性温存儒气飄飄。
龔王氏　啊！
（唱）他二人目送情臉上帶笑，
　　同动了憐才意喜上眉梢。
啊，胭脂姐姐，似你这样才貌，若是配了这位郎君，可以無憾了吧？
〔胭脂羞介〕
龔王氏　你怎么不言語啊！你可認識他嗎？
胭　脂　我不認識他。
龔王氏　他姓鄂，名喚秋隼，是个秀才，故孝廉的兒子。
胭　脂　啊！龔大嫂何以知得这般詳細？
龔王氏　我向与他同里鄰居，所以知道。世間的男子再也沒他那般温婉的啦。
胭　脂　他家中还有何人？
龔王氏　他父母都死啦。瞧他穿着素衣，乃是因妻死啦，未曾除服。胭脂姐姐，你若有意，我就与你成全啊！
（唱）奴与你当媒妁傳言代表，
　　天喜星紅鸞照琴瑟和調。
　　作一个持家妇郎才女貌，
　　叫天孙与牽牛同渡鵲桥。
啊，胭脂姐姐，我与你說媒，做一个秀才的娘子，美是不美？美是不美？

〔胭脂不語〕

龔王氏　哎喲喲！你为何不語？不用害羞，等改日我再来报喜。我要走啦。

胭　脂　龔大嫂，得空兒可要常来走走。

龔王氏　是，我知道哇！

（唱）我好比紅娘傳信到，

也免相思扰良宵。

胭　脂　龔大嫂，慢着走哇！

龔王氏　胭脂姐姐，請回吧！（下）

胭　脂　好一位秀才啊！

（唱）他身遭不幸妻死早，

意重情深衣素縞。

風流更比潘安俏，

惹动相思心內焦。（下）

第　六　場

〔四文堂、門子引施閏章上〕

施閏章　（唱）奉命山东掌学院，

齐魯文風居首先。

俗厚風淳尙节儉，

先賢遺風万古傳。

本院、施閏章。到任以来，考查風土人情，較之他省，高超一籌。是我將六府岁考諸生文字，細心考核，甄別优劣。且喜岁考，將將竣事，又屆年終，月課到临。昨由东昌府署解到文章一束。今日閑暇無事，不免校閱一番。来，文房四宝伺候！

門　子　是。（与施閏章笔硯介）

施閏章　細观許多文章啊！（牌子）啊，看这許多文字，覺無一篇可取，眞乃好笑也！

（唱）敗卷紛紛鬼画押，
叫人不由冷笑煞。
濫竽充数难評点，
首选文章無一家。

〔班头上〕

班　头　卑官如院子，忍气謁門丁。
門上有人嗎？

門　子　是哪一位？

班　头　堂官請了！

門　子　有何公事？

班　头　济南府知府吳南岱禀見。

門　子　少待，拿禀帖来。（向施閏章）禀大人：济南府吳大老爷禀見。

施閏章　請进来！

門　子　有請！

班　头　有請吳大老爷！（下）

〔吳南岱上〕

吳南岱　轅門勤听鼓，棘院时問安。
大人請上，卑府参見！

施閏章　常礼罢了。請坐！

吳南岱　大人在此，卑府不敢坐。

施閏章　有話叙談，哪有不坐之理？

吳南岱　卑府告坐。大人愛才如命，獎进后学，眞乃儒林之福也！

施閏章　豈敢哪豈敢！太守道吾愛才如命，忒以夸奬了！

吳南岱　大人从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門，眞乃尼山护法也！

施閏章　过誉了。

吳南岱　大人在此衡文，可有必售之卷嗎？

施閏章　若問科名，文章未定高下。（遞卷介）啊，吳太守請看，这兩篇文字誰高誰下？

吳南岱　（念卷介）“东昌府学生員鄂秋隼”。（看卷介）啊，老大人，題目是“賢賢易色”，以“学”为主，理正詞諄，可称杰構。

施閏章　看那一本如何？

吳南岱　（念卷介）“聊城县学生員宿介”，（閱卷介）才华富麗，惜乎以“色”为主，立格奇而不正。

施閏章　果眞法眼不差。老夫因他才华并茂，虽奇正分途，尚不失于荒謬，故尔拔列前茅。

吳南岱　足見大人憐才之雅，葑菲不遺，佩服哇佩服！

施閏章　豈敢哪豈敢！吳太守案牘劳形，有劳枉駕了。

吳南岱　卑府衙門案牘無多，虽有些审理事件，也还不甚劳形。

施閏章　过謙了。济南首府，哪有不劳形之事？就是审案呵！

（唱）屬吏貪贓犯律法，

将他調降交部查。

疑难之案正凶捕，

斬絞流徒罪莫差。

吳南岱　（唱）感蒙大人金石話，

敬承訓教恩有加。

告辞施礼把堂下，

大人經驗果練达。（下）

施閏章　（唱）叙罢衡文一番話，
　　　　龙虎之日榜文發。

〔同下〕

第　七　場

卞　媪　（內）兒呀，起来吧！

〔卞媪扶胭脂上〕

胭　脂　（唱）待寄音书無由轉，
　　　　枉劳云雨夢巫山。
　　　　織女牛郎孤星燦，
　　　　沉吟低吁泪暗彈。

卞　媪　哎呀兒啊！你这病是因何而起？怎么茶也不思，飯也不想哪？

胭　脂　咳，母亲哪！孩兒一病懨懨，只怕不能侍奉母亲了啊！（哭介）

卞　媪　我兒不要悲泪，好好調养，告訴为娘，你这病到底是怎么得的呀？

胭　脂　母亲若問孩兒的病嗎？我也不曉得呀！

卞　媪　請个名医来与你看看病症，用些良方也就好了。

胭　脂　喂呀娘啊，兒的病呵！
　　　　（唱）茶飯懶餐容顏减，
　　　　睡夢昏沉不耐煩。
　　　　落花飞絮悲春曉，
　　　　病重糊塗元气單。
　　　　縱有神仙妙手段，
　　　　灵丹亦难医病痊。

喂呀！（哭介）

卞　媼　哎，兒啊！

（唱）我兒且免悲声惨，

用些湯葯病自安。

我兒歇息片时，待为娘与你料理些湯葯来，用下也就好了。正是：掌上珠多病，胸中起乱煩。（下）

胭　脂　咳！可嘆哪可嘆！奴家生長寒門，从無半点邪念。只因那日見了鄂生，不覚懨懨成病。可怪那龔家娘子，她說傳話与鄂郎，央媒求聘，怎么还杳無音信呢？哦哦，是了，想是那龔家娘子把婚姻当做笑談，随意將人玩耍，害的我这般光景啊！

（唱）你要做月老兒穿針引綫，

因何故許多时不見信还？

怎得那一剂兒平安丸散，

治我的腰不疼喉嚨不干。

咳！又想她临去之时，言語諄切，却不是尋常談笑之言。她去了許久，怎不前来見我呀？哦哦哦，是了，一定是那鄂生不肯俯就，龔大嫂不好回复，所以杳無音信。咳，鄂郎啊鄂郎，你是嫌我家寒業賤，还是嫌奴才貌……？唉！这样無头緒的相思，就是害死也無人知道哇！

（唱）貌不及楊玉环苏家妲己，

有梁鴻和孟光一段姻緣。

皆因是老亲寒医牛業賤，

恨只恨乘龙婿夢也难攀。（睡介）

〔龔王氏拿花上〕

龔王氏　（唱）聞得胭脂病纏染，

特地前来問根源。

奴家、龔王氏。特来送花与胭脂姐姐插戴。适才在前面听她母亲說，她病啦。待我到她房中看来。(进看介)哎喲！果然病啦。胭脂姐姐醒来！

胭　脂　(醒介)哦哦哦，龔大嫂，你来了嗎？

龔王氏　我来啦。

胭　脂　咳！你、你、你来得好哇！

龔王氏　我特来送花与你插戴。你怎么病得这般消瘦哪？

胭　脂　就是那日与你别后，匆匆的就病起来了，奄奄一息，朝暮間人，还有什么心情戴花？多謝了！

龔王氏　(背供介)哎喲！这是我耽誤她了啊！(向胭脂)胭脂姐姐，前日我許你与鄂郎說媒，因我男人負販未归，無人致音鄂郎。芳体違和，莫非就是为此嗎？

〔胭脂不語〕

龔王氏　(笑介)果真为此。病已如此，尚何顧忌？我去先約他，你們倆人夜来談一談，你看怎么样？

胭　脂　咳！事至此間，已不能收。他若不嫌寒賤，即遣媒来說合，病当可愈。若要私約，断断不可！

(唱)我虽家寒礼法紧，

　　怎学淫奔卓文君！

龔王氏　胭脂姐姐呀！

(唱)不是要你去私奔，

　　我約他来叙衷情。

胭　脂　那是断断不可！

(唱)韓寿偷香留話柄，

　　有情怎做偷情人！

哎！使不得！使不得！

〔卞媼上〕

卞　媼　延医来扁鵲，傳語慰雛凰。

哦哦！我兒立起来了，还是与龔大嫂談談解悶啊。

龔王氏　老婆婆，胭脂姐姐病的这般光景，你老人家忒也操心了哇！

卞　媼　正是。奉托你劝劝她，不要心煩啊。（向胭脂）我兒，你爹爹請了医生在前面等着，待为娘扶你去看看病症。

龔王氏　胭脂姐姐，問問先生是什么病症，可不用服藥么？

胭　脂　咳，奴这病何消問哪！

（唱）成年不出風流汗，

夢里温柔覺后寒。

想要医得疾病好，

除非心藥病可安。

卞　媼　兒啊，看仔細啊！

胭　脂　哎呀呀！

〔卞媼、龔王氏扶胭脂下，龔王氏又上〕

龔王氏　喲喲喲，叫我好笑哇！

（唱）美人心事个人猜，

春夢無痕画不来。

哎喲，可怪呀可怪！原来女孩兒大啦，就有許多的心病。咳！这都是鄂秀才撒下了相思豆兒，就打着胭脂女的心眼啦。我曾說私約鄂生夜来一叙，她还假說使不得。我不免回去尋找鄂秀才，約他夜里前来与胭脂相会便了！

（唱）不識襄王知道否，

巫山仙女隔陽台。（下）

第 八 場

〔毛大上〕

毛　大　小子生来本姓毛，見了婆娘便發騷。

在下、毛大。乃东昌府城里有名的無賴子。冒充了一名門斗，以为护身符。只因吓詐了秀才，被老教知覺，將一个紙条兒勾消一口肥鍋，落得閑暇無事，依然掐花弄柳。哈哈哈……！"騎的兩脚馬，看的井头花"。南巷里龔大他的婆娘，生得十分标致，常与我眉来眼去，倒有些意思。趁她男人不在家，前去調戏調戏，倘若有緣，卖弄卖弄我的精气神，有何不可？

（唱）三番兩次引逗我，

她說妹妹想哥哥。

鬧的我日夜生欲火，

前去寻她乐呵呵！（下）

第 九 場

〔宿介上〕

宿　介　（唱）文章僥幸中月課，

更添秀气似風魔。

小生、宿介。風流名士，未免多情；玩弄佳人，自鳴得意。自幼与龔王氏相交，情深爱笃，兩小無猜。因她嫁了龔大，不能常去。近来訪得她男子負販未归，趁此机緣，前去走走也！

（唱）花晨月夜休錯过，

孽海情深苦奔波。（下）

第 十 場

〔龔王氏上〕

龔王氏　(唱)鰥夫远隔銀河界，

孤女長封鎖不开。

奴家、龔王氏。自幼被宿介秀才勾搭上啦，偸嘴吃的猫兒，倒也有情有意。自从嫁了龔大，他却不敢常来。冷冷淸淸，叫我如何忍耐得过？且到門首倚着門兒望望，解解煩悶便了！

(唱)孤凄凄無人憐顧我，

又無爹娘少公婆。

独自睡臥冷落落，

丈夫不归奈若何！

〔毛大上〕

毛　大　(唱)王氏标致耍煞我，

特地前来会嬌娥。

哈哈哈……！大嫂一向可好哇？

龔王氏　喲喲！毛大，几日沒見你，是賭的輸啦？連帽兒也沒啦。

毛　大　哈哈哈……！不瞞大嫂說，一頂紅纓帽，被教官一張草条給出脫啦。特地前来向大嫂借你的这頂黑毛帽兒戴一戴，不知可肯否？大嫂哇！

〔毛大戏拉龔王氏，龔王氏推介〕

龔王氏　呸！我笑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哈巴狗兒要滾綉球，头臊脚臭的，拿我取笑，实实的討厭！

毛　大　哎喲喲！大嫂每日見了我眉欢眼笑，我那有情有意的，趁着你男人不在家，特来与大嫂恩爱恩爱，哈

哈哈……！大嫂哇！

〔毛大又拉龔王氏，龔王氏又推介〕

宿　介　（內）嗯咳！

龔王氏　哎喲！那廂有人来啦，你快去吧！

毛　大　哎！眞眞不巧，好丧气！正是：秀才如鬼叫，賴子吓得溜！（下）

〔宿介上〕

宿　介　（唱）情深意重恩爱多，

倚門站定美貌婆。

啊，好姐姐，許久未見，可想煞我也！

龔王氏　哎喲！宿郎来啦，請进来坐吧。

宿　介　請！請！

〔宿介进介，龔王氏关門，同坐介〕

龔王氏　哎喲宿郎，你怎么这許久不来呀？你眞好狠心哪！

宿　介　因考月課事忙，少来消遣，莫怪是幸。

〔張甲、李乙背袋拿酒上〕

張　甲　娼家講丑俊，

李　乙　賭博論輸贏。

張　甲　小子、張甲。

李　乙　在下、李乙。

張　甲　你我二人与龔大的媳妇送东西，日子也不少啦，可她从来总沒些好气給咱們。

李　乙　今日总要調戏她一番，看她怎么样。

張　甲　来到啦。你叫門。

李　乙　开門来！

宿　介　（惊介）啊！是誰来了？

龔王氏　待我問来。你且躲在那里。

宿　介　是，是。（下）

張　甲
李　乙　开門来！

龔王氏　是誰？

張　甲
李　乙　是我們来啦。

龔王氏　你們是誰呀？（开門介）哎喲！原来是兩个小磨砣兒。做什么来啦？

張　甲
李　乙　送东西来啦。

龔王氏　进来，进来。

張　甲
李　乙　这是送来的米、酒、肉。

龔王氏　都放在那里。

張　甲
李　乙　哈哈哈……！龔大还沒有回来呢，酒也有，肉也有，咱們吃一个合欢杯吧。

龔王氏　呸！我把你兩个狗头，說的是什么話呀？

張　甲
李　乙　給你送东西来，反倒罵我們，眞不知时务，不講理，哈哈哈……！一定要摸摸。（乱摸龔王氏介）

龔王氏　哎喲！鄰舍家都来看哪，張甲、李乙强奸妇女哪！啊……！

張　甲
李　乙　不好，溜了吧。（下）

龔王氏　（关門介）兩个滚蛋啦。什么东西啊！宿郎，出来吧！

〔宿介上〕

宿　介　来了他們这班浪蕩东西，你还理他做甚？

龔王氏　誰理他呀？是他自己願意孝敬我，与老娘送东西，

乐得的不收哪？

宿　介　哦哦哦，原来是孝子，哈哈哈……！

龔王氏　我問你，怎么許久总也不来？就是有什么事忙，忙里偸閑，也該来蹓啊！

宿　介　問我的事嗎？

（唱）月課考試多忙迫，

又为銀錢緊張罗。

些許菲敬莫嫌薄，

买些脂粉鮮花朵。

些小薄意，不成敬意。

〔宿介与龔王氏銀介〕

龔王氏　好个拱心錠兒！是哪里来的呀？

宿　介　同鄂秋隼考試月課，宗师老大人賞的花紅。他取了超等一名，得了兩个。我取了超等二名，得了一个，特来送与你买些胭脂花粉。

龔王氏　喲！这是你的彩头兒，你与我留下的花粉还有，不用买。哎喲！要提起买胭脂来，倒有一宗笑話。

宿　介　什么笑話呢？想是你的臉嘴胭脂多了，太紅了，是被人取笑了嗎？

龔王氏　呸！不是擦臉嘴的胭脂，是对門卞牛医的女兒名叫胭脂。

宿　介　哦哦，是她呀，便怎么样？

龔王氏　有一天我往她家去，胭脂送我出来，走到門口，恰巧碰見鄂秋隼由东往西去。胭脂見了他，便出了神啦，目送而下。

宿　介　那鄂秋隼是个嫩面皮的人。她又怎么样呢？

龔王氏　鄂秋隼倒也一見留情，却是揚鞭而去。那时，我在

旁边調笑了胭脂几句，說与她做媒，她便当了真啦。誰想她如今想的病啦。

宿　介　哦哦，竟害了相思病了嗎？

龔王氏　可不是嗎！你可与鄂生做个皮絛客人，先約他夜来去会会胭脂成不成？

宿　介　哎，你怎么叫我拉这个皮条絛哪？

龔王氏　（唱）煩你从中行方便，

免她相思病纏綿。

宿　介　（唱）背轉身来心暗算，

天緣美遇巧机关。

（背供介）哎呀且住！卞胭脂是个絕色女子，久已在我物色之中。如今有隙可乘，待我与王大姐商量商量。哎呀呀，又恐怕她吃醋，另想个法兒才好。哼哼，哦哦，有了有了。（笑介）大姐呀，这也是一段佳話，待我致意鄂生。但不知胭脂家的路徑，恐怕走錯了，那便如何是好哇？

龔王氏　后街里有个破牆头，跳进去是她家的院落，由西角門进去，朝东一間厢房，就是胭脂的臥室。

宿　介　如此甚好。我就約鄂生去，我走了。

〔龔王氏拉宿介介〕

龔王氏　喲喲！忙什么？来了也不欢乐欢乐就走嗎？

宿　介　（笑介）姐姐啊！

（唱）行云流水温柔乡，

龔王氏　（唱）得隴休要望蜀忙。

宿　介　（唱）行乐及时聊宿此，

龔王氏　（唱）願郎莫負好时光！

〔宿介、龔王氏相扶，笑下〕

第十一場

〔場設大帳。起初更。胭脂殘妝拿灯上〕

胭　脂　(唱)連夜灯花無定准，

意中人兒少信音。

心似河魚逐浪滾，

坐不安来睡不宁。

奴家、胭脂。被龔大嫂引的我夢魂顛倒，說是与我私約鄂郎前来一会，我想此事如何使得！是我当时拒絕，也不知她可曾致意鄂郎央媒来說不曾？咳！这几日病势虽輕，总是懨懨怕起，好不寂寞也！

〔起二更〕

胭　脂　(唱)譙楼已交二更尽，

漫步陽台夢昏沉。

〔吹打。胭脂入帳介〕

〔宿介上〕

宿　介　来此已是后街，待我認个清楚。(看介)这里只有一个破牆头，想必就是卞牛医的院子，待我跳牆进去。(跳介，倒介)哎呀！几乎摔坏了。且喜跳进来了。待我按着方向沿牆听去。(听介)

胭　脂　(內)哎，煩煞我也！

宿　介　呀！內有女子声气，一定是她的臥室了。(彈窗介)

胭　脂　(掀帐)哎呀，是什么声响？

〔宿介又彈窗介〕

胭　脂　哎呀，窗外有人嗎？窗外是誰？

宿　介　胭脂姐姐，是我鄂秋隼呵！

(唱)多蒙龔嫂傳音信，

才知姐姐病纏身。

暗約前来相亲近，

乘着黑夜步牆根。

請小娘子开門相会！

胭　脂　哦！你是龔大嫂約你来的嗎？

宿　介　不錯，龔大嫂約我来的呀。

胭　脂　哦，旣是龔大嫂約你来的，妾的心事想亦尽知。但妾所以爱郎者，乃为百年，不为一夕。郎君如果爱妾，只宜速請冰人，以定百年之好。若要开門，不敢从命。

宿　介　小娘子言之有理。我鄂秋隼亦無苟合之心。但求一握纖手为信耳。快請开門！

胭　脂　“男女授受不亲”，哪有握手为信之理！不便开門，請郎君速去！

宿　介　咳咳，难得进来，如何便去？小娘子忍心肯叫我鄂秋隼徘徊終夜嗎？

胭　脂　呀！

（唱）憐他懇求門半啓，

勉强支持酬郎君。（开門介）

〔宿介进門介〕

宿　介　小娘子，那日門前一見，渴想到今日了哇！小娘子啊！

〔宿介摟胭脂，胭脂急推介〕

胭　脂　鄂郎，穩重些！

宿　介　哎喲，小娘子呀！（又拉胭脂介）

胭　脂　哎呀，不好了！

（唱）再三魯莽忒野性，

好不庄重欠温存。

你是哪里恶徒棍？

敢来狂暴胆包身！

啊，何处来的恶少？必非真鄂郎也！

宿　介　小娘子，小娘子！我实是鄂秋隼，家居南巷，与对門的龔大嫂自幼同里，她是知道的。怎說是假冒而来呀？

胭　脂　哦，果是鄂郎嗎？

宿　介　正是，不錯的。

胭　脂　龔大嫂她曾說，你赋性温存。既知妾病，尤当憐惜才是。为何如此狂暴？

宿　介　小娘子，不是我狂暴哇！

(唱)年来梦断求凰引，

情意切切实难禁。

相逢不覚忘粗蠢，

望求娘子莫記心。

啊，小娘子，小生既入天台，不知玉洞桃花可容瞻仰瞻仰？

胭　脂　住了！若复尔尔，便当喊叫了！

宿　介　哎呀呀，不要喊叫。

胭　脂　你若不速去，我便高声喊叫双亲出来！

宿　介　慢着慢着！既是小娘子身体欠安，請改期后会如何？

胭　脂　倘蒙不弃，亲迎为期。

宿　介　央媒說合，也需时日，未免太远，还要近些才好！

胭　脂　咳，好事佳期，何在远近？哎，也罢！待我病好再叙就是。

宿　介　既蒙允許，还求賜一件东西为信。

胭　脂　哎呀！一言为定，何消還贈？

宿　介　哎呀小娘子，总要一件东西的啊！

胭　脂　沒有什么东西。

〔宿介扒胭脂鞋介〕

宿　介　啊啊，綉鞋正好为信。(下)

胭　脂　鄂郎請轉！鄂郎請轉！

〔宿介又上〕

宿　介　来了，来了。小娘子有何話說？

胭　脂　哎呀鄂郎啊！妾身已許君，复何吝惜？但恐画虎不成，致貽污謗。如今，褻物已入君手，倘郎負心，妾惟有一死而已！

(唱)我对天地將誓申，

神目如电要分明。

你若負心不相認，

一死从君了痴情。

宿　介　(唱)娘子只管放寬心，

我秋隼不是負心人。

〔起三更〕

宿　介　(唱)忽听鼓打三更尽，

好事未成且潜行。(下)

〔胭脂关門、入帐介〕

〔宿介又上〕

宿　介　哎呀呀，好了！好了！我宿介假冒鄂秋隼的名字，纏繞了胭脂半夜，怎奈她执意不从，搶了她一只綉鞋来。哎呀，这鞋就是生死之盟的把柄了，可喜可喜！只是这夜快打四更，可往哪里去好呢？只好到

龔王氏家睡它半夜，消消余兴便了！

(唱)天台李树代桃僵，

竟把刘郎当阮郎。

大胆貪花心不放，

且將余兴送龔王。(下)

第 十 二 場

〔場設大帳。起四更。龔王氏执灯上〕

龔王氏 (唱)有情宿郎不見面，

倒叫奴家难安眠。

奴家、龔王氏。只因宿郎那日听我說出胭脂、鄂秋隼一段故事，他便匆匆走去，总沒見来。这是什么緣故啊？

(唱)莫非他心猿意馬走，

淫蜂浪蝶去胡游？

夜半更深人靜后，

思郎不到心內愁。

宿郎几日不来，一定別寻花路去啦。哎喲喲，夜已深啦，待奴睡了吧。正是：只恐深夜花睡去，罗衣不耐五更寒。啊啊，好困，好困。(进帳介)

〔宿介上〕

宿　介 小生、宿介。是我冒了鄂秋隼的名字，入院面見胭脂，求欢未遂。是我扒来綉鞋，眞乃造化！待我看看綉鞋。(看鞋介)喂呀，蓮花一瓣，著手成春。只好找王氏消消余兴便了！

(唱)哪怕她高枕酣声睡，

我这里輕輕敲門环。

来此已是。待我敲門。（叩門介）

〔龔王氏出帳介〕

龔王氏　呀！

（唱）独卧帳中將合眼，

猛听有人来叩环。

是誰叩門？

宿　介　是我。快开門！

龔王氏　宿郎啊？

宿　介　正是。

龔王氏　等着。

宿　介　待我將綉鞋藏起来，不要叫她看見吃醋。

〔龔王氏开門，宿介进，掉鞋介〕

龔王氏　哎喲！这时候你从哪兒来？

宿　介　同鄂秋隼作文，故尔来迟。

龔王氏　大概不是作文，又是吃花酒去了吧？

宿　介　哈哈哈……！有大姐你足可消愁，何必吃那花酒？哎喲，我的姐姐呀！（摟抱龔王氏介）

龔王氏　哎喲，宿郎你来啊！

（唱）寬衣解帶入罗帳，

宿　介　（唱）巫山仙女会襄王。

〔宿介、龔王氏下〕

〔毛大上〕

毛　大　（唱）調戏不成令人丧，

若不捉他不为强。

小子、毛大。因为得罪宿秀才，把我門斗的鍋兒打破。前次我与龔王氏調情，又被宿介冲散，叫我好恨！因此时常步他后塵，拿住他們的病，出出我的

恶气。待我到龔王氏門前听听动靜。(摸門介)咦！且喜門兒半掩，大概宿介在此，待我挨身而进，捉他的奸。(进介，絆脚介)啊，什么东西，几乎將我絆倒！待我摸摸。(摸介)呦！我道是烏紗帽，原来是小娘們的鞋。

〔龔王氏、宿介暗上〕

龔王氏　哎喲，宿郎啊！

宿　介　哎喲，姐姐啊！

毛　大　房中男女声音。我来听他說些什么。(听介)

龔王氏　宿郎，方才从何处而来？不要瞞我。

宿　介　实不相瞞，是因那日承你的教，約鄂秋隼到卞胭脂家去，故尔来迟。

龔王氏　这也值得藏头露尾嗎？

宿　介　哎呀，不好哉！要領出恭牌。

〔毛大惊藏介〕

龔王氏　待我掌灯照照你。

宿　介　你不要起来，我自去去就来。哎喲喲，不好了，綉鞋不知哪里去了！待我找寻找寻。

〔宿介执灯四找介，龔王氏拍宿介肩介，毛大偷听介〕

龔王氏　啊，你不要找寻啦，在我这里呢。

宿　介　哎喲！哎喲！好姐姐，好妹妹，这只綉鞋是我的命根子，还了我吧！

龔王氏　喲喲，綉鞋是哪个贈你的？实說啦，我还你。

宿　介　不敢欺瞞姐姐，自从那日，听你說胭脂思想鄂秋隼，你教我約他去相会，因而我……

龔王氏　你怎么样？

宿　介　我就冒名前去。

龔王氏　哦哦，那胭脂是見过鄂秋隼的，你豈能假冒他！

宿　介　幸亏沒有灯火。

龔王氏　哎喲！这么說，敢是被你張冠李戴啦。

宿　介　哎，纏繞了半夜，却不曾到手，故此搶了一只綉鞋。她約我以病好为期。

〔毛大喜，点头介，下〕

龔王氏　哦哦，原来是这样嗎！哎喲喲，你好不害羞哇！

(唱)阮郎甘步刘郎后，

冒闖仙乡認温柔。

宿　介　幷不曾眞个。好姐姐，还了我吧。

龔王氏　呀呸！

(唱)誰人拾你鞋兒臭，

尽自狐疑沒来由。

宿　介　哎呀呀，好姐姐，不要如此，可憐可憐我啊！

(唱)恩爱情長交好厚，

可憐我再三苦央求。

龔王氏　我眞眞沒見那个臭东西。

宿　介　哎喲，不要急坏了我啊！

(唱)你再不还我我便要……

龔王氏　啊，你要怎么呢？

宿　介　(唱)我便要……

龔王氏　你要怎么样？

宿　介　(唱)我要学那楊妃刁，

細向梅妃帳里搜。

龔王氏　哎喲喲，你搜，我也不怕。我实对你說吧，方才我是騙你，你便亲口供招。我其实不曾見。

宿　介　哦，当眞不曾見嗎？

龔王氏　当眞不曾見。

宿　介　哦，旣不曾見，你也替我寻找寻找。

龔王氏　好，我們拿上灯，各处找来。

宿　介　快些找寻。

龔王氏　看这廂。

宿　介　沒有。

龔王氏　看那廂。

宿　介　也沒有。哎呀，往哪里去了哇？

龔王氏　不必着慌，待等天明啦，再从来路上前去寻找。

宿　介　哎，也只好如此了哇。

龔王氏　天还未亮，你我快睡去吧。

宿　介　姐姐呀！

（唱）逾牆搶得小弓鞋，

龔王氏　（唱）行云布雨到敝齋。

宿　介　（唱）春意滿怀藏不住，

龔王氏　（唱）愛惜大郎卸裙釵。

〔宿介、龔王氏摟下〕

第十三場

〔毛大上〕

毛　大　哈哈哈……！

（唱）踏破鉄鞋無覓处，

得来全不費工夫。

哈哈哈……！妙哉！妙哉！跑順風船的运气来啦，滕王閣也擋不住。我毛大原只想到龔王氏家去捉宿介的奸泄憤，以便挾制龔王氏，一箭双雕，陈平妙計。不期走到那里，另有一种机緣。拾了这只綉鞋。我

正在疑心，忽听得宿介說，是他冒了鄂秋隼名姓，在卞胭脂家得来的綉鞋。我想卞胭脂是个絕代佳人，鄂秋隼是个当今名士，正好做一对美夫妻。怎被宿介这厮冒名頂約？哪知皇天有眼，照顧我这沒老婆的汉子，將綉鞋兒落在我的手中。哈哈哈……！今晚閑暇無事，不免也去冒名頂替一回。哈哈哈……！

（唱）我冒秀才摟处女，

秀才替我做奸夫。（下）

第十四場

〔起四更。卞牛医醉上〕

卞牛医　好醉啊好醉！

（唱）地动天摇星斗轉，

醉态好似李謫仙。

俺、卞牛医的便是。祖傳医牛过活。今被那些乡里人家請去，东敬一盃，西敬兩盞，把我吃得大醉。唔唔唔，好酒！好酒！哦哦哦，来此已是自家門首，待俺打它几下。（打門介）开門来！

〔卞媼上〕

卞　媼　驀听声聒耳，且去問从头。

卞牛医　开門来！

卞　媼　是哪个？

卞牛医　是我。

卞　媼　哦，原来是老老回来了。待我开門。

〔卞媼开門介，卞牛医进介，趺介，卞媼扶介〕

卞　媼　啊，老老看仔細！

卞牛医　啊，醉了，醉了。

卞　媪　在哪里吃的这般大醉？

卞牛医　哈哈哈……！你問俺在哪家吃的啊？

(唱)却不是新丰摆酒宴，

也不是提壺买醉酣。

杏花村里农夫劝，

俺似老牛飲長川。

唔唔唔，好醉！好醉！

卞　媪　旣然酒醉，請睡去吧。

卞牛医　使得，使得。睡了吧，睡了吧。

卞　媪　待我来攙扶于你。

〔卞媪扶卞牛医入帐坐介〕

卞牛医　啊啊，老婆兒，俺与你說了許久話，怎么不見女兒，她往哪里去了？

卞　媪　她自病后，精神不好，早已睡了。

卞牛医　咳，老婆兒，俺見女兒啊！

(唱)情脉脉嬌嬈如嫩萤，

病懨懨体瘦似枯蟬。

思想当年自恨怨，

卞　媪　怨着什么？

卞牛医　哎！

(唱)誤她的終身婚未联。

卞　媪　是呀，女孩兒大了，就該擇配的，你也要留心才好。

卞牛医　咳，俺如今不管了，交与你吧，用心与女兒擇寻个好姻緣吧。我从今后不管了，不管了。

卞　媪　还用茶不用？

卞牛医　若有，我喝一口。

卞　媼　待我取茶来。正是：無可奈何唯醉汉，最难为計是嬌兒。（下）

〔毛大潜上〕

毛　大　来此已是卞牛医家后院。待我跳了进去。（跳墙，进介）哎喲，里面有灯光，照見床帳，想必是胭脂的臥室，待我隔窗彈指一声。（彈窗介）

〔卞牛医惊起，吹灯介〕

毛　大　啊啊，灯灭啦，想必是起来啦，待我叫她一声。啊，胭脂姐姐，开門来！小生赴約来啦。

〔卞牛医惊介，卞媼送茶上〕

卞　媼　呀！灯怎么灭了？

〔卞牛医急掩卞媼口，耳語，同听介〕

毛　大　胭脂姐姐，快快开門！小生等候多时啦。

卞牛医　（学女声）你是哪个呀？

毛　大　胭脂姐姐，小生是鄂秋隼。前次蒙你贈我綉鞋，約以病好为期。今夜特地来踐約的。

卞牛医　既然如此，待我与你开門，你且等等。

毛　大　快些开門，我还有这綉鞋为証啊。（露鞋介）

〔卞牛医气介，取刀，开門介〕

卞牛医　呔！好畜生！敢来乱我閨門！

毛　大　哎呀，不好！（急下）

卞牛医　你往哪里走？（追下）

卞　媼　哎，眞眞气杀人也！（下）

〔毛大跑上〕

毛　大　哎呀不好啦！把道路走錯啦，可从哪里出去呀？

〔卞牛医追上〕

卞牛医　休走，看刀！

毛　大　哎呀！哎呀！（夺刀介）

〔卞媪追上〕

卞　媪　哎呀！拿贼啊，拿贼啊！

〔毛大急夺刀杀死卞牛医介，跳牆，跑下〕

卞　媪　哎呀，救人哪，杀了人了！

〔胭脂执灯急上，看介〕

胭　脂　哎呀！这、这、这是什么人將我爹爹杀死了！

卞　媪　呸！小賤人，你还裝做不知！就是你的奸夫鄂秋隼杀的。

胭　脂　哎呀母亲哪！不要冤屈孩兒，孩兒幷不曾有什么奸夫啊！

卞　媪　嘟！你还利口么？四更时分，我与你爹爹隔窗听他說，你贈他的綉鞋約他来的。所以你爹爹怒髮冲冠，拿刀赶他出来。不料反被他夺刀杀了。你还来强辯嗎！

（唱）無羞耻小賤婢令人气恨，

暗地里偷奸夫敗坏門庭。

最可嘆你爹爹为你丧命，

养你这忤逆女万代丑名！

胭　脂　哎呀母亲哪！（哭介）

（唱）哭啼啼双膝跪珠泪滚滚，

尊母亲容孩兒細說分明。

哎呀母亲哪！事到如今，孩兒也不能瞞着了。鄂秋隼月前原到孩兒房中来过，孩兒抵死拒絕，他便搶了孩兒的綉鞋，約以孩兒病好为期。其实幷不曾有奸。不知怎样起此歹意，將我爹爹杀死。这都是孩兒不孝，請母亲做主哇！（哭介）

（唱）不孝女累天倫刀头丧命，

理应該將孩兒碎骨粉身。

难免得丑名声人人談論，

兒的娘必須要早作調停。

卞　媪　（唱）忤逆女伤天理罪孽深重，

只怕你实难逃杀父罪名。

哎，你做的这样好事，哭也無益。你与我將尸首抬过，好生看守，待为娘前去禀官便了。

胭　脂　哎呀爹爹呀！（哭介）

卞　媪　正是：

飞来奇禍口难言，

养女反成杀父寃。

胭　脂　不是阿娘亲眼見，

定使孽海起波瀾。

哎呀爹爹呀！（哭介）

卞　媪　哎呀老老哇！（哭介）

（唱）可憐你血淋淋刀砍腦后，

胭　脂　（唱）吓的我顫巍巍抱父尸头。

卞　媪
胭　脂　哎呀！

卞　媪　老老哇！

胭　脂　爹爹呀！

〔卞媪、胭脂抬卞牛医尸下〕

第 十 五 場

〔四青袍、書吏引胡圖上〕

胡　圖　（詩）急如星火想升官，

三年調任未賺錢；

錢粮加稅公私欵，

运动上司我占先。

下官、东昌府屬聊城县知县，姓胡名圖。到任以来，搜括民脂，作威作福，倒也逍遙自在。今日逢三卯，期例应严逼。傳粮差！

書　吏　傳粮差！

〔陈仓上〕

陈　倉　丰盈里粮差陈倉与太爷叩头。

胡　圖　你名下应完二千石，还沒一半，扯下去打！

陈　倉　求太爷施恩，饒过小的，下卯全完。

胡　圖　嘟，一卯推一卯，推到几时？打了再說，扯下去打！

四青袍　啊！

〔四青袍打陈仓介〕

四青袍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陈　倉　謝太爷的責！

胡　圖　下卯不完，还要重責。起去！

陈　倉　是。（下）

〔乡約引卞媼上〕

卞　媼　哎呀太爷伸冤哪！小妇人的丈夫被人杀死了！

一青袍　被誰杀了？可有报呈？

乡　約　現有报呈，煩遞上去。

一青袍　拿来！回稟太爷：堂下有乡約帶一妇人，报命案来了。

胡　圖　哈哈！什么命案？叫她上别处去告。

書　吏　使不得！

胡　圖　这可怎么好？

書　吏　且傳乡約和那妇人上来，問問是什么事情。

胡　圖　也罢！喚那妇人上来！

一青袍　那妇人上来！

卞　媪　是，是。（跪介）太爷伸宽哪！（哭介）

胡　圖　不要忙，待我看看呈子再講。（看呈介）卞媪！

卞　媪　有。

胡　圖　这死人是你的眞丈夫嗎？

卞　媪　青天太爷，丈夫哪有假的啊？

胡　圖　不怕你丈夫是假的，只怕你这尸亲不眞哪。

卞　媪　小妇人不敢冒認。

胡　圖　只有腦后一处伤嗎？

卞　媪　只有一处伤。

胡　圖　下身可以免驗了。

卞　媪　望太爷做主！

胡　圖　刑房，你同乡約帶了仵作去驗，看是什么伤？塡了尸格，前来回話。

書　吏　回太爷：驗尸必須太爷亲去。

胡　圖　胡說！尸亲不开口，你来多嘴！

書　吏　是。乡約，走！

乡　約　是。

〔書吏、乡約下〕

胡　圖　卞媪，你告那鄂秋隼黑夜到你家，寻你女兒，圖奸拒捕，將你丈夫杀死，果是实情嗎？

卞　媪　小妇人焉敢撒謊！

胡　圖　既是实情，本县只好替你拿人了。

卞　媪　多謝大老爷！

胡　圖　衙役們！

四青袍　有。

胡　圖　拿了火籤，速將鄂秋隼、卞胭脂一齐拘到！

二青袍　是。（接籤，下）

胡　圖　卞媪，你今年多大年紀？可有兒子嗎？

卞　媪　小妇人与我丈夫同庚，四十九岁，并無兒子，只生一女。

胡　圖　可有婆家？

卞　媪　無有。

胡　圖　怎么还不說人家？

卞　媪　只为家寒哪！

（唱）医牛業賤家道寒，

低門不就高难攀。

〔書吏上〕

書　吏　生来刑仵命，慣献死尸圖。

稟太爷：書办銷差。尸格、凶刀在此，請太爷勘驗。

胡　圖　待我看来。（看介）"脳后刀伤一处，斜長二寸三分，深抵骨，骨損，皮不破，血污。"哼哼……！"深抵骨，骨損，皮不破，血污。余俱無故。委系生前受伤身死。"哎喲！哎喲！可惡！可惡！当眞的是命案。

〔二青袍帶鄂秋隼、胭脂上〕

二青袍　稟太爷：鄂秋隼、卞胭脂拘到。

胡　圖　先把鄂秋隼帶上来！

二青袍　是。鄂秋隼当面。

胡　圖　嘟！鄂秋隼，本县与你無仇無恨，为什么圖奸拒杀，害得本县多受麻煩？

鄂秋隼　老父台，生員世代書香，素知礼法，并不曾圖奸拒杀。老父台不要誤拿了！

胡　圖　豈有誤拿之理！現下卞牛医的女人，喊稟你圖奸她女兒，拒杀她丈夫。你来看，現有凶器在此，分明

是你，你还抵賴嗎？

鄂秋隼　这話从何說起！

胡　圖　你不要狡賴，叫卞媪与你对質。卞媪！鄂秋隼在此，你將原情說与他听听。

卞　媪　回太爷：杀人的就是他。

胡　圖　怎見得？講！

卞　媪　昨夜晚四更时分，小妇人因丈夫酒醉在床，去厨下燒茶与他吃。小妇人回来，灯灭，我正要声張，被我丈夫攔住。听他叫胭脂，声声是来“赴約”。我丈夫气惱，拿刀追出，反被他杀死。这是以往实情，求太爷伸冤哪！（哭介）

鄂秋隼　哎，冤枉！冤枉啊！

胡　圖　你且莫叫冤。帶胭脂上来！

二青袍　是。胭脂当面！

胡　圖　胭脂，抬起头来！

胭　脂　有罪不敢抬头。

胡　圖　恕你無罪。

胭　脂　是。（抬头介）

胡　圖　哎喲喲，哈哈哈……！好个小模样兒！今年多大岁数？是几时与鄂秋隼有奸的？从实招供上来！

胭　脂　稟太爷：小女子与他并不曾有……

胡　圖　哈哈哈……！他是誰？不曾有什么？不要害羞，一句一句的說。

胭　脂　小女子与鄂秋隼并不曾有奸。

胡　圖　哦，既是沒奸，他黑夜之間到你屋里做什么去啦？他怎么不上我屋里去呀？不打不招，来，打嘴！

四青袍　啊！

胭　脂　望太爷施恩，容小女子細稟。

胡　圖　住手！且容她說。

四青袍　啊！

胡　圖　从实說来！

胭　脂　是。小女子也記不清几月几日，有病的时节，鄂秋隼黑夜到小女子房中来过一次。

胡　圖　哦，旣是来过一次，一定是成奸的啦？

胭　脂　小女子抵死不从，他便搶了小女子一只綉鞋。

胡　圖　多沒根基！搶綉鞋便怎么样？

胭　脂　約以小女子病好为期。不知他怎么怀恨在心，將我父杀死。求太爷伸冤！

胡　圖　这是眞情嗎？

胭　脂　句句是眞。

胡　圖　鄂秋隼，你与她質对！

鄂秋隼　啊，小娘子，我和你毫無瓜葛，为什么賴我圖奸拒杀？这眞是天大冤枉，从何說起！

胭　脂　呀呸！狠心的賊子！我与你素無嫌隙，为什么將我爹爹杀死？你还利口！你只將綉鞋还我便了！

胡　圖　是啊，你將綉鞋拿出来，就是圖奸拒杀的憑据啦。

鄂秋隼　哎呀老父台！不要冤屈生員，圖奸拒杀的事，实是不知。

胡　圖　哈哈哈……！可惡的頑生！这样狡賴！不动大刑，量你不招。皂隶們，將他与我夾起来！

四青袍　啊！

〔四青袍夾鄂秋隼介〕

鄂秋隼　哎呀冤枉啊！

（唱）弱儒士怎受得严刑敲断？

一霎时魂灵兒飞上九天。

無故的遭下这寃枉命案，

望父台休得要寃枉生員。

胡　圖　叫他实招。

四青袍　說！

鄂秋隼　老父台，饒了生員吧，实实寃枉！

四青袍　他不招。

胡　圖　收！

〔四青袍拶鄂秋隼介〕

鄂秋隼　哎呀！哎呀！

胡　圖　叫他招！

四青袍　快招！快招！

鄂秋隼　哎呀！哎呀！受刑不过，画招就是了。

四青袍　他願画招。

胡　圖　旣是願画招，將他放下来。

〔四青袍放鄂秋隼介〕

胡　圖　只要你怕王法，我便施恩于你。叫他画供！

鄂秋隼　件件情实。（画供介）

四青袍　招供呈上。

胡　圖　（看供介）哼哼，早早認供，豈不省事？証据确鑿，决不屈你。

鄂秋隼　老父台笔下超生，生員实实寃枉！

胡　圖　誰管你寃不寃，本县从輕办理就是啦。

胭　脂　太爷，小女子还有綉鞋已在他手，求太爷追出。

胡　圖　咳！綉鞋乃是起禍根苗，要它做甚？卞媪，領你女回家去吧。

卞　媪
胭　脂　謝过太爷！

卞　嫗　唉，我看这秀才，風流俊逸，怎么行起凶来？唉，可憐哪又可恨！

〔胭脂看鄂秋隼介〕

胭　脂　喂呀！

〔卞嫗、胭脂下〕

〔禁卒暗上〕

胡　圖　禁卒！將鄂秋隼釘肘收监！

禁　卒　是。

鄂秋隼　哎，蒼天哪！眞乃不白之寃哪！

〔禁卒带鄂秋隼下〕

胡　圖　書吏，速速叙稿，一面申文学宪，斥革秀才；一面拟罪，通詳各宪。

書　吏　是。

胡　圖　霎时天已黑了，正是：为了人命案，誤了逼錢粮。吩咐打鉄退堂！

众　役　啊！

〔同下〕

第十六場

〔宿介上〕

宿　介　（唱）連日心惊肉又跳，
　　　　　　鴉鵲同噪为哪条？
　　　　（念）吉凶不分明，
　　　　　　惆悵碧桃花；
　　　　　　烏鵲相厮打，
　　　　　　街头且卜卦。

　　　　小生、宿介。自从那日搶了胭脂的綉鞋，跑到龔王

氏家去住了半夜，不知怎么把綉鞋遺失了，再寻不見。胭脂那里不好再去，心上又放她不下。这几日鴉鳴鵲噪，肉跳心惊，不知主何吉凶。待我上街占它一卦便了！

〔門斗上〕

門　斗　忙將天外禍，报与秀才知。

　　　　哎呀，宿相公，大事不好了！

宿　介　何事这等惊慌？

門　斗　今日早晨，县里胡太爷差人將鄂秀才鎖拿公堂，衣巾革掉，收在监牢了。老师知道你二人交厚，請到县里打听打听，也好营救。

宿　介　鄂秋隼本本分分，犯了什么科条，竟自收监，奇哉呀奇哉！門斗，你且回复老师，說我就去。

門　斗　是。（下）

宿　介　啊，我想我們当秀才的，一不犯賭，二不犯奸，三不把持衙門，有何罪过，竟罹無妄之灾？这其中定有蹊蹺。且去看他一看　正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下）

第十七場

〔禁卒拿棍上〕

禁　卒　（念）無枷又無鎖，

　　　　　　日日监中坐；

　　　　　　如有犯罪人，

　　　　　　都得奉承我。

区区、乃聊城县禁卒。当的幽冥界的差使。虎头門形同地獄，要的活死人的錢；若不給我，鴨嘴凶棍

惡似天神，所以那些囚犯都来孝敬。只有前日进来的鄂秋隼，那酸溜溜的秀才，还不曾进貢与我。不免叫他出来，折磨折磨他，好挤倆錢。呔！鄂秋隼，你与我走出来啊！

鄂秋隼　（內）咳，苦哇！

（唱倒板）

猛听得声惊駭气兒吁喘，（上）

（唱）木籠里爬起来含寃生員。

瘦身軀只覺得手足乱顫，

可憐我夾棒伤血污漣漣。

禁　卒　呔！好个死囚徒，还是这等慢慢騰騰的，着打！

（打鄂秋隼介）

鄂秋隼　哎喲喲，禁卒哥哥，你、你、你可憐我身上棒瘡未結，潰爛难捱，痛苦哇！（哭介）

禁　卒　誰管你棒瘡不棒瘡！見了禁卒爷，还不跪下嗎？

鄂秋隼　俺乃黌門秀才，遭这不白之寃，豈能跪你？

禁　卒　哈哈！旣是秀才，就不該犯法。来到监中还要利嘴嗎？你不跪，我还是打你！（打鄂秋隼介）

鄂秋隼　哎，不要打，跪下就是了哇！

（唱）人犯王法下监獄，

狠似豺狼將我逼。

無奈跪落塵埃地，

落翅鳳凰不如鷄。

禁　卒　鄂秋隼，你旣口称“秀才”，就該懂得时务纔是。为什么进得监来連礼也不送？

鄂秋隼　进监还送什么礼？小生不解。

禁　卒　什么“小生”“小旦”，故意裝聾做啞。我不把你

高擱起来，你也不知俺禁卒爷的厉害。来来来，待我扶你到那夾床上歇息歇息。(扶鄂秋隼上夾床介)

鄂秋隼　哎呀！禁卒哥哥，饒了我吧！等我出去时节，担几本書来送你就是了。

禁　卒　哈哈哈……！好笑！好笑！我当禁卒的要書何用？难道也像你們書呆子，抱着書本，想書里出黃金么？書是不要，有銀子拿来，放你下床。

鄂秋隼　咳，俺好苦哇！

(唱)利欲熏心索青蚨，

欺辱儒林施夏楚，

鏈鎖鉄床难自顧，

硬如尖刀刺头顱。

禁　卒　看他睡得安稳，待我再打他几下。呔，醒醒吧！(打鄂秋隼介)

鄂秋隼　哎呀！

(唱)实禁不起再鞭撻，

做賊囚徒心狠毒。

禁　卒　你說禁不起打么？来，待我与你加上个腦箍兒。(用鉄箍箍鄂秋隼头介)

鄂秋隼　哎呀，你、你、你好狠毒也！

(唱)鉄箍箍腦痛肺腑，

禁卒私刑太狠毒。

〔禁卒坐介〕

〔宿介上〕

宿　介　(唱)好友緣何王法犯？

急来监門仔細观。

来此监門，待我高喊。禁卒，开門！

禁　卒　是哪个冒失鬼这样大呼小叫？

宿　介　是我。

禁　卒　你是誰？

宿　介　我宿相公，来看鄂秋隼的。

禁　卒　哦，原来是宿相公来看鄂秋隼的么？

宿　介　正是。快快开門！

禁　卒　哎呀，监門封啦，改日再来吧。

宿　介　你不要为难；現有門包拿去。（遞銀介）

禁　卒　哈哈哈……！宿相公駕到，豈有不开門之理？（开門介）請进来！請进来！

〔宿介进介〕

禁　卒　小人見禮！

宿　介　罢了，罢了。鄂相公在哪里呢？

禁　卒　那床上躺的就是。

宿　介　哎呀！哎呀！快些放下来，快些放下来！

禁　卒　是，是。

〔禁卒放鄂秋隼，鄂秋隼昏倒，宿介扶坐介〕

宿　介　鄂兄，醒醒！小弟看你来了。

鄂秋隼　哎呀！

（唱）听得一声鉄鎖响，

霎时松放离夾床。

气奄奄睜开朦朧眼，

宿　介　鄂兄，小弟我来了。

鄂秋隼　嗄呀呀！

（唱）宿兄救我命不亡。

哎呀，宿兄，疼杀小弟了哇！（哭介）

宿　介　啊，鄂兄不必悲伤，因甚事竟至于斯？

鄂秋隼　連小弟也不知。是那卞牛医的女兒胭脂……

宿　介　(惊介)哦哦，胭脂便怎么样？

鄂秋隼　她告我啊！

(唱)圖奸黑夜造其屋，

拒杀乃父伤头顱。

又道綉鞋为憑据，

奇寃有口也难訴。

宿　介　哦哦，那卞胭脂告你黑夜进屋圖奸，可有此事嗎？

鄂秋隼　小弟焉敢到她家去！

宿　介　既不曾去，可奸什么呢？还說用刀杀死她父亲，这更奇了！

鄂秋隼　豈有此理！

宿　介　她莣賴你杀人，又說有什么綉鞋为憑，哎呀，是什么綉鞋？綉鞋是誰的呢？

鄂秋隼　胭脂說是小弟拾的她的，以为私約之柄

宿　介　哦，如今那綉鞋在哪里呢？

鄂秋隼　綉鞋有誰見来呀！

(唱)确确实实信口呼，

寻踪追影又杳無。

〔衙役上〕

衙　役　奉命提监犯，連忙叩监門。

禁卒开門！提犯人来了。

禁　卒　来啦，来啦。(开門介)張总头，提哪一案？

衙　役　提圖奸拒杀的鄂秋隼过堂。早晚要起解了。

禁　卒　鄂秋隼，太爷提你出监起解。宿相公，你也請回去吧。

衙　役　这位是誰？

禁　卒　是我的鄰居宿相公，来看鄂秋隼的。

衙　役　哦，你又得了几个錢了　监中不是玩耍的，須要小心了！

禁　卒　曉得，曉得。

衙　役　呔！鄂秋隼快走！

鄂秋隼　哎呀宿兄啊！只怕此寃不能昭雪了！

宿　介　鄂兄不必心焦，吉人自有天相。改日再来看你。

鄂秋隼　喂呀！喂呀！

〔衙役帶鄂秋隼下〕

〔禁卒关門介，下〕

宿　介　(两望介)哎喲！哎喲！吓杀我也！吓杀我也！听鄂秋隼那些言語里面，頗有我的所为。难道綉鞋它竟到胭脂那里去了不成？怎么又弄出命案来？叫我好生不解。再暗暗打听便了！

(唱)禍从天上忽飞来，

　　縲絏囚人亦可哀。

　　一瓣蓮花無覓处，

　　箇中踪迹費疑猜。

叫人难解的很哪！(下)

第十八場

〔四青袍、二門子、書吏引吳南岱上〕

吳南岱　(引)領袖群僚，守济南，除暴安良。

(詩)心明如鏡中，

　　兩袖有清風；

　　官箴永矢志，

　　公务諳練精。

下官、济南府知府吳南岱。蒙上宪倚重，任为首府。

公务虽繁，倒也無甚费解。昨日臬司發审东昌府聊城县闔奸拒杀一案，情节可疑，反复参酌，無有端緒，前經数官复訊，总未得有实情。昨日下官問过一堂，看那鄂秋隼不似杀人者，这其中定有别情。我也曾命書吏到监中探訊一次，未得要領。我不免再將鄂秋隼提出，細审一番。来，將鄂秋隼提上堂来，本府复訊！

衙　役　是。（下）

吳南岱　書吏！

書　吏　有。

吳南岱　我命你监中探訊那鄂秋隼，他可曾对答什么？

書　吏　与府尊所訊大同小异，無甚悬殊。

吳南岱　哦，少时提出鄂秋隼，再詳細追訊。

書　吏　是。

〔二衙役帶鄂秋隼上，跪介〕

吳南岱　鄂秋隼！

鄂秋隼　老公祖！

吳南岱　昨日审問你闔奸拒杀一案，你口喊寃枉，不吐眞情。今再問你，你与胭脂調奸訂約之事，可有旁人看見嗎？必須从实招来！

鄂秋隼　哎呀老公祖！調奸訂約之事，革生一概不知。只是当日革生遇見胭脂的时节，有她鄰人龔王氏在她門首，那时革生含羞而避。

吳南岱　哦，当初你遇見胭脂时节，还有一龔王氏同在門前嗎？

鄂秋隼　正是。

吳南岱　你为何含羞而避？你可曾与胭脂交談無有？

鄂秋隼　那日胭脂見了革生，却是顧盼留情。革生实是含羞而避，并未接談。

吳南岱　旣如此，何以县供無此一層？講！

鄂秋隼　哎呀老公祖哇！聊城县胡父台不容分訴，屈打成招。懇求老公祖青天与革生做主哇！（哭介）

（唱）鉄索夾刑將供取，

不究眞假与虛实。

胭脂賴我信口語，

搶她綉鞋私約期。

吳南岱　哦，还有綉鞋啊！哦哦，更可疑了。鄂秋隼，你言道她說搶了她的綉鞋，如今綉鞋它在哪里？

鄂秋隼　革生哪里知道綉鞋的影兒啊！

吳南岱　哦，綉鞋影向全無，越發要紧的啊！細想眞情定在綉鞋上面了。啊鄂秋隼，你当眞不曾圖奸訂約嗎？

鄂秋隼　革生奉公守法，并無此事。

吳南岱　你不曾拒杀人命？

鄂秋隼　革生天胆也不敢。

吳南岱　哎，可恨聊城县是怎样判来！

（唱）不管含寃叫屈枉，

高踞大堂似虎狼。

刑逼供招敢报上，

承审不实罪应当。

書吏！

書　吏　有。

吳南岱　你領此簽，去往聊城县提取草卷，不得違誤！

書　吏　遵命。（下）

吳南岱　錢元、孙亨！

二衙役　有。

吳南岱　你二人拿我火签，速到聊城县，將龔王氏拿来听审，不得違誤！

二衙役　遵命。（下）

〔禁卒暗上〕

吳南岱　禁卒！

禁　卒　有。

吳南岱　將鄂秋隼帶去收监！

禁　卒　是。

鄂秋隼　哎，老公祖，明鏡高悬哪！

〔禁卒帶鄂秋隼下〕

吳南岱　正是：心机用尽案难定，人命关天判分明。掩門！

〔同下〕

第十九場

〔龔王氏上〕

龔王氏　（唱）空房寂寞春心蕩，
　　夫君何年回故乡。
奴家、龔王氏。丈夫負販，杳無音信。全仗宿郎照应。自从卞胭脂家出了命案，宿郎总也沒来。好生奇怪！难道鄂秋隼眞是他約去的不成？可怎么鄂秋隼又將卞牛医杀死？叫人眞不明白。卞家母女打官司去啦，沒处打听。待我往鄰居探探，帶着訪訪宿郎下落。待我关了房門走走！
（唱）浪子游踪似飄絮，
　　問柳寻花夜不归。

莫为卞家事躲避，

暗地留心打听伊。

〔二衙役上〕

二衙役　喲喲，那廂有一少年妇人，待我問来。啊，大嫂請啦！

龔王氏　請啦！你們是什么人？問的什么事？

二衙役　我們由口外来，替龔大捎封信，要見他女人面交的。

龔王氏　我就是他的妻子。

二衙役　哦哦，正是啦。

龔王氏　交与我吧。

二衙役　且慢！你是龔王氏嗎？

龔王氏　正是。

二衙役　来得凑巧，鎖啦！（鎖龔王氏介）

〔毛大暗上，看介、听介〕

龔王氏　哎喲！奴家并沒犯法，为何將我鎖啦？

二衙役　閑話少說，快随我們走，别卖乖啦！

龔王氏　鎖我哪里去？

二衙役　衙門里。

龔王氏　往哪个衙門去？

二衙役　济南府。到了那里你就明白啦。快走！快走！

〔毛大急下〕

龔王氏　哎，这是哪里說起！

〔二衙役帶龔王氏下〕

〔毛大又上，两望介〕

毛　大　哎喲！吓杀我也！分明兩个官人，把龔王氏鎖了去，只怕是为我毛——（嗽介，兩望介）就是为我毛大杀卞牛医的那件事牽連出来的吧？哼哼，有些不妙！有些不妙！哎呀，綉鞋还在我的腰間。（取鞋看介）待我

將此禍根找个严密的地方藏啦。我逃往别处安身便了！正是：天涯到处尋生路，地角何方掩禍根！（急下）

第二十場

〔四靑袍、二門子、二衙役、書吏引吳南岱上〕

吳南岱　（念）职守黄堂隆恩重，
　　心明犹見泉水清。
　　复盆之下宽待雪，
　　秦鏡高悬要分明。
　下官、吳南岱。昨日訪得鄂秋隼一案，頗有端倪，已將龔王氏拘到，今日当堂审訊。左右！

四靑袍　有。

吳南岱　將卞胭脂帶上来！

四靑袍　是。（下，帶胭脂上）卞胭脂当面。

吳南岱　卞胭脂！

胭　脂　有。

吳南岱　你与鄂秋隼初見的时候，可有他人同着嗎？

胭　脂　沒有。

吳南岱　訂約的事情可有外人知道嗎？

胭　脂　也沒有。

吳南岱　嘟，本府尽已知曉，你还狡賴，扯下去打！

四靑袍　啊！

胭　脂　啊，大老爷，饒恕小女子，我实供就是啦

吳南岱　講！

胭　脂　是小女子初見鄂秋隼之时，原有龔王氏在旁。但此案却与龔王氏無干。

吳南岱　怎么与她無干呢？

胭　脂　后来鄂秋隼黑夜到小女子家中，調奸訂約，搶了綉鞋，她却一概不知。

吳南岱　哦，果有綉鞋。如今那綉鞋又在哪里？

胭　脂　县里太爷問过，他說沒有了。

吳南岱　你且下去。

胭　脂　是。（下）

吳南岱　来，帶龔王氏！

四青袍　是。

〔龔王氏上〕

吳南岱　龔王氏！

龔王氏　有。

吳南岱　卞胭脂可与你是鄰居嗎？

龔王氏　对門鄰居。

吳南岱　杀人的事你可知道？

龔王氏　小妇人不曉得。

吳南岱　哼！卞胭脂說，杀死她父，你尽知曉。还敢隐瞞？扯下去打！

四青袍　啊！

龔王氏　哎呀，大老爷息怒，容小妇人說。

吳南岱　你講！

龔王氏　是那胭脂見了鄂相公之后，我虽有媒合之言，乃戏耍于她。她自害相思，引奸夫入室，却与小妇人無干。

吳南岱　你既戏弄于她，自然你替她說合过了！

龔王氏　实实沒有。

吳南岱　既沒說合，焉能有奸夫入室？一定是你对外人說过。（冷笑介）本府看你行为，断非良善。不动大刑，量你

不招。来，將龔王氏拶起来！

四青袍　啊！（拶龔王氏介）

龔王氏　哎呀！哎呀！大老爷，饒、饒恕小妇人，我实供就是啦。

吳南岱　放下来。

（四青袍放龔王氏介）

吳南岱　从实供上来！

龔王氏　是。回大老爷：卞胭脂为想鄂秋隼，害了相思的事，小妇人只对同里宿介秀才說过。宿秀才到她家去不去的，小妇人实不知道。

吳南岱　哦，宿介。那宿介現在哪里？講！

龔王氏　他聞得小妇人被拿，他也来在城隍庙里，暗中照应我。

吳南岱　哈哈哈……！如此甚好。来，拿火签，速將宿介拿来，快去！

衙役甲　是。（欲下介）

吳南岱　回来！如若卖放，打折狗腿！

衙役甲　是。（下）

吳南岱　喚胭脂上来！

衙役乙　是。（下，帶胭脂上）

吳南岱　胭脂，你說龔王氏幷不知情。你来看，龔王氏現在堦下，她供你害相思时节，她用言戏你，說替你为媒，可是眞嗎？

胭　脂　（哭介）喂呀大老爷呀！皆因自己不肖，致伤父命，業已罪不容誅，若再連累旁人，更覺于心不忍，故尔不敢实言，求大老爷寬恕！

吳南岱　哎呀呀，好个血性的女子！

〔衙役甲帶宿介上〕

衙役甲　宿介帶到。

吳南岱　宿介，抬起头来！

〔宿介抬头介〕

吳南岱　宿介，你圖奸拒杀的事破了，从实供招！

宿　介　生員只知讀書，幷不知圖奸拒杀。

吳南岱　（冷笑介）哼哼哼……！龔王氏已將原委說的清清楚楚，你还抵賴嗎？想宿妓者断無良士。不用大刑，量你难招。来，將他夾起来！当堂上刑！

四青袍　啊！（夾宿介介）

宿　介　哎呀，哎呀，生員供招就是了。

吳南岱　松刑！

〔四青袍与宿介松刑介〕

吳南岱　从实招上来！

宿　介　是生員听龔王氏說胭脂想念鄂秋隼，生員起意，冒名入室，圖奸未成，搶了綉鞋訂約，这是眞情。自失鞋后，未敢复往。后来杀人之事，实不知情。

胭　脂　（背供介）哦哦，是他無疑了。

吳南岱　胭脂！

胭　脂　有。

吳南岱　搶鞋的人兒在此，你去認来。

胭　脂　大老爷：那夜房中幷無灯火，小女子幷未見其面，听这个声音，就是他了。

吳南岱　哈哈哈……！是他？

胭　脂　是他定了。

吳南岱　旣然是他，怎賴鄂秋隼呢？

胭　脂　这个！

吳南岱　什么？

胭　脂　誣賴好人了。

吳南岱　（冷笑介）哼哼哼……！宿介，你冒名圖奸是实，杀人亦非虛假了。快快招来，免受刑罰！

宿　介　生員并未杀人，从何招起？

吳南岱　哇！逾牆何所不至，豈但圖奸而已！左右，再夾起来！

〔四青袍又拶宿介介〕

吳南岱　快些招上来！

宿　介　哎呀，哎呀！無甚么招的。

吳南岱　收！

〔四青袍收刑介〕

宿　介　哎呀，哎呀！老公祖，饒恕生員，生員画供，画供。

吳南岱　放下来。

〔四青袍放宿介介〕

吳南岱　叫他画供。

宿　介　咳，罢了，罢了！（画供介）

吳南岱　还有綉鞋，也要拿出备案。

宿　介　綉鞋，实是那夜遺失了。

吳南岱　美人之贈，你必爱如至宝，豈有遺失之理？

宿　介　老公祖不信，問龔王氏便知。

吳南岱　龔王氏，你怎知他遺失綉鞋？

龔王氏　綉鞋遺失是眞，小妇人还替他寻过，并未找着。

吳南岱　既是綉鞋遺失，只好供單叙上一句便了。来，帶鄂秋隼。

衙役甲　是。（下，帶鄂秋隼上）

〔鄂秋隼、宿介、龔王氏相見，惊介〕

鄂秋隼　宿介，龔王氏何事到此啊？（跪介）

吳南岱　鄂秋隼，圖奸拒杀一案，都是宿介所做。如今审訊明白。本府与你詳文学宪，开复功名。你回去好生讀書上进。（向衙役甲）与他去了刑具。

〔衙役与鄂秋隼去刑介〕

鄂秋隼　（跪介）多謝老公祖！革生感恩不尽矣！（起介）

〔鄂秋隼指宿介、胭脂背供介〕

良友無端陷害我，美人何事故留情！（下）

吳南岱　左右，將龔王氏、卞胭脂一并發交官媒管押，听候拟罪，帶下去！

二衙役　是。

〔二衙役帶龔王氏、胭脂下〕

〔禁卒暗上〕

吳南岱　宿介秀才斥革。禁卒，帶去收监！

禁　卒　啊！

〔禁卒帶宿介下〕

吳南岱　掩門！（下）

〔众役隨下〕

〔家院上〕

家　院　哎呀东人哪！人命关天，如何糊里糊塗招認了？

宿　介　冤哉！冤哉！我只就是冒名訂約一次，反誣我杀人，叫我好生不服。哎，也罢！家院！

家　院　有。

宿　介　我平日待你如何？

家　院　待小人恩重如山。

宿　介　旣然如此，等我进监，作他一狀，求你去哀求学宪，看是如何結局。你可敢去？

家　院　就是赴湯蹈火，小人不辞。

宿　介　好！罢了，罢了！你快回去取来銀兩，到监中奉送禁公哥，好照应与我，快去！

家　院　是。（下）

宿　介　（跌足介）唉！

禁　卒　不要跳啦！你这兒不是唱戏哪。

宿　介　我好羞也！

（唱）溺悔从前乱胡行，

并無实事尽虛情。

而今弄成断顱柄，

禁　卒　（唱）但願你头顱断不成。

〔禁卒押宿介下〕

第二十一場

〔牌子。四文堂、二官銜牌、二門子、二旗牌、二班头引施閏章上。道士上，迎进施閏章行亂介〕

施閏章　信官、施閏章。信香一炷，禱告神灵，祝天子万年，民安物阜！（牌子。拜介）

道　士　請大人鶴軒用茶。

施閏章　引路。

〔牌子。众圓場。四文堂、二官銜牌、二旗牌、二班头、一門子暗下〕

家　院　（内）大人，伸寃哪！

施閏章　啊，外面何人喊寃？前去問来！

門　子　是。下面何人喊寃？

家　院　（内）东昌府聊城县学生員宿介喊寃。

門　子　候着。稟大人：东昌府聊城县学生員宿介喊寃。

施閏章　哦，宿介有何寃枉？傳班头，帶喊寃人进来！

門　子　是。大人吩咐：班头帶喊寃人进見！

班　头　（內）啊！

〔班头帶家院上〕

班　头　啓大人：喊寃人帶到。

施闓章　將他的呈狀接上来。

班　头　是。（接家院呈狀遞介）

施闓章　（念）"具呈上告：訴寃人革生宿介，为身罹不白之寃叩求伸报事。"（細看狀，沉吟介）哼哼！可也是啊！細观此狀所訴，当其冒名徑入，認胭脂之臥室而無訛，豈有赴約重来，誤牛医之舖格而自誤？（又看狀介）哼哼！啊，再者訂約之时，并無灯火，搶綉鞋者又安見是宿介耶？哦哦，（拍案介）哎，此生寃極也！

（唱）宿介名士俱知聞，

　　拒捕杀人是屈情。

　　据理勘察細思忖，

　　杀牛医者另有人。

極是啊極是。来！

班　头　有。

施闓章　本院已將聊城县学生員宿介一案移咨按察司。但事关学校，本院要借审一番。你速去按察司，請臬宪大人可將人卷一并送来。

班　头　遵命。（欲下介）

施闓章　轉来！

班　头　大人有何吩咐？

施闓章　这里面还有济南府承审不实，你也請吳大老爷过来会审便了。

班　头　是。（下）

施闓章　义僕，呈詞收下了，与你無干，回去吧。

家　院　謝大人！（下）

〔四文堂、二宫衙牌、二旗牌等兩边上〕

施聞章　打道回衙！

众　役　啊！

施聞章　（唱）是非怎不論輕重，

生員險些屈幽冥。

鬼使神差来声訴，

不使正凶暗逃生。

〔众領下〕

第二十二場

卞　媼　（內）哎呀兒啊！（提飯籃上）

（唱）夫主身亡未一年，

伸冤專兒茫茫然。

凶徒眞假难分辨，

抛家受累在衙前。

老身、卞媼。丈夫卞牛医。那夜分明听得是鄂秋隼將我丈夫杀死，县里太爷审得明明白白。前日济南府吳大老爷复审，却不是鄂秋隼杀死的，又是龔王氏相知的宿秀才冒名拒杀的，業已定罪。不知宿秀才怎样又在学院衙門上控了。聞得大人今日提审，不免前往官媒家看看胭脂女兒，探探消息便了。唉！爱女心無尽，伤夫痛有余。（下）

第二十三場

〔二青袍、書吏、門子引吳南岱上〕

吳南岱　（唱）投奔学院路奔波，

官場惟我事情多。

官、吳南岱。鄂秋隼圖奸拒杀一案，情节可疑。是我細心复审，审得宿介冒名圖奸杀人是实，業已定罪。今又有人在学院施大人台前上控。今日提审，我难免亦有承审不实之过。因此到学院会审。左右，学院去者！

(唱)鉄案如山無端反，

不曉案中有何冤？

〔同下〕

第二十四場

〔二差役帶宿介上〕

宿　介　(唱)施大宗师冤狀准，

是我救命活天尊。

此去哪怕幽冥境，

死入陰曹求閻君。

二差役　快走，快走！

〔同下〕

第二十五場

〔官媒帶龔王氏、胭脂上〕

龔王氏　(唱)为着什么牽連我？

平白無辜受折磨。

胭　脂　(唱)但願翻案明冤枉，

禱告蒼天好生德。

官　媒　快走吧，別慢騰騰的啦！

〔同下〕

第二十六場

〔場設轅門，列官銜牌、迴避牌〕

〔吹打。吳南岱原人上，下馬，进轅門介，下〕

〔二差役、宿介上，进轅門介，下〕

〔官媒、龔王氏、胭脂上，进轅門介，下〕

〔二門軍上〕

門軍甲　大人吩咐封門审案。你我須要小心把守！

門軍乙　是。

卞　媼　（內）走哇！（上）

离了府衙前，急忙到宪轅。

〔卞媼撞門介〕

二門軍　呔！什么人好生大胆，敢擂轅門？着打！

〔二門軍打卞媼介〕

卞　媼　哎呀，哎呀！列位請住手。老身是卞牛医的女人，方才往官媒家去看我的女兒，說已經到了这里，故尔赶来擂門。望乞列位方便，讓我进去吧。

門軍甲　哈哈哈……！这个老婆子，吃了通草啦，放的是輕松屁。学院衙門，讓你进去，好王大头哇！退下些吧。（推卞媼介）

卞　媼　哎呀，不要推，老身是案內的人哪。

門軍甲　誰管你內人外人的，我們又不与你做夫妻。

卞　媼　老身是尸亲。

門軍甲　說“私情”嗎？拿錢来，放你进去。

卞　媼　啊，要錢嗎？

門軍甲　不錯，要錢。

卞　媼　哎，可笑你們啊！

（唱）皂头心是烏梅变，

瞞昧官府詐民錢。

閉关由你將供串，

如狼似虎欺衰年。

二門軍　呔！少說閑話，下站吧！

卞　媪　哦，不容进去嗎？

門軍甲　那是，不容你进去！

众　役　（內）大人要审案，快封。喝！封門了！

〔二門軍封門介，下〕

卞　媪　哎呀！里面也不知是怎样的审問，我女兒不受刑法才好哇。轅門封了，我且到那边等候。开了轅門，再来打听女兒吧！

（唱）但願大人清似水，

搜根究底审判明。（下）

第二十七場

〔四文堂、二皂隶、四青袍、二門子引施閏章上〕

施閏章　（唱）默禱神祇祝万年，

忽然飞下复盆寃。

手中握定燃犀鏡，

鉄案管教徹底翻。

本院、施閏章，因在城隍庙前降香，接得宿介寃狀，今日提审。左右！

众　役　有。

施閏章　請吳太守进見！

众　役　請吳太守进見！

〔吳南岱上〕

吳南岱　堂口皆赤子，头上有青天。

报！济南府知府吳南岱告进！大人在上，卑府参見！

施閏章　吳太守免礼。請坐！

吳南岱　卑府不敢坐。

施閏章　坐了，有話講。

吳南岱　謝坐！

施閏章　吳太守！

吳南岱　大人！

施閏章　本院在城隍庙前拈香，偶接得宿介一狀，詞控其冤，語言愴惻。观其招狀，反复凝思，此生冤也。因此，本院特請太守于院司，移案再鞫，宿介狀詞在此，太守請观。

吳南岱　（看狀介）啊，大人，卑府檢点詞訟不到，承审不实，情甘領罪。請大人神明判断。

施閏章　人犯可曾帶齐？

吳南岱　帶齐了。

施閏章　帶宿介！

二皂隶　是。（下，帶宿介上）

宿　介　啊，大人伸冤哪！

施閏章　宿介！

宿　介　大人！

施閏章　你冒鄂秋隼的名姓，入室圖奸未成，搶鞋訂約，你將綉鞋還失何所？講！

宿　介　啓禀大人：生員实系忘之。但叩龔王氏門时，犹在袖中，以后還失，寻找不見了。

施閏章　哦哦。来！帶龔王氏！

二皂隶　是。（下，帶龔王氏上）

龔王氏　寃枉啊，大人！

施閏章　抬起头来！

龔王氏　是。（抬头介）

施閏章　龔王氏！

龔王氏　有哇，大人！

施閏章　汝夫何名？

龔王氏　配夫龔大。

施閏章　做何生理？

龔王氏　負販未归。

施閏章　你与宿介之外，奸夫有几？供招上来！

龔王氏　無有，無有。

施閏章　想淫乱之人，豈能專私一人？定有別个，講！

龔王氏　大人，民妇与宿介稚齿交合，所以未能謝絕，后非無見挑者，民妇实在未敢相从。

施閏章　哦，其人何名？以实指之。

龔王氏　同里毛大屡次来挑，都給拒絕啦。

施閏章　哈哈哈……！何忽貞白如此？来，掌嘴！

〔皂隶打龔王氏嘴介〕

皂　隶　一！二！三！四！五！

龔王氏　哎呀！哎呀！無有！無有！

施閏章　打！

〔皂隶又打龔王氏嘴介〕

皂　隶　六！七！八！九！十！

龔王氏　哎喲！哎喲！無有！無有！

施閏章　打！

皂　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龔王氏　哎喲！哎喲！無有！無有！無有……

施闓章　釋放下来！

〔皂隶放龔王氏介〕

龔王氏　哎呀，冤枉啊！

施闓章　王氏，本院再問，你夫远出，宁無托故而来者否？

龔王氏　哦，哦，有，有。

施闓章　何人？

龔王氏　張甲、李乙皆以借貸餽贈，一兩次来到小妇人家中

施闓章　哦，他等籍隶何所？

龔王氏　毛大、張甲、李乙，与小妇人俱是同里。

施闓章　来！拿我火签，到聊城县將毛大、張甲、李乙等急速拿来听审！

四青袍　啊！（下）

施闓章　来，帶胭脂！

二皂隶　是。（下，帶胭脂上）

胭　脂　叩見大人！

施闓章　卞胭脂，为女子者，当守閨門，勤習針黹，为你一人，使汝父遭誅，可惜鄂、宿二生，几乎含冤于地府，实汝之罪也！

胭　脂　大人，先前小女子不知宿介冒名誣賴鄂秋隼。仰蒙吳大老爷复审，才知是宿介拒杀我父。

宿　介　哎呀，我何曾杀人？眞乃冤枉冤哉！

〔四青袍帶毛大、張甲、李乙上〕

四青袍　小人交签。毛大、張甲、李乙拿到。

施闓章　一齐掌起面来！

〔毛大、張甲、李乙抬头，施闓章看介〕

施闓章　吳太守！

吳南岱　大人！

施聞章　来看，杀人者不出他三人也！

（唱）他等幷非是良善，

鼻歪眼斜唇又偏。

臉圓头尖形像賤，

拒捕杀人不出三。

你三人哪个叫毛大？

毛　大　小人毛大。

施聞章　哪个是張甲、李乙？

張　甲　小人張甲。

李　乙　小人李乙。

施聞章　毛大，龔王氏供你屡屡挑她，常入其院。宿介在她門首遺失綉鞋，你可曾見来？

毛　大　哦哦，什么綉鞋？小人不曾見。

施聞章　杀死卞牛医者，定然是你！

毛　大　哎呀大人哪！小人平日奉公守法，不敢做歹为非，更不敢杀人。

施聞章　你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言定当不赦！

毛　大　幷無杀人之事。

施聞章　量你不招。来，重打四十大板！

二皂隶　是。（打毛大）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施聞章　快些招上来！

毛　大　哎呀大人，小人不敢杀人，实实寃枉啊！

施聞章　（冷笑介）哼哼哼……！張甲、李乙，你二人哪个大胆杀死卞牛医？今已被获，还不招供？难免严刑！

張　甲
李　乙　哎呀大人！小人們与卞牛医無仇無恨，焉能杀他？

大人，不要冤屈好人哪！

施闓章　来，將他兩个每人重打四十！

張　甲
李　乙　哎呀，哎呀！小人們冤枉啊！

施闓章　扯下去打！

二皂隶　是。（打張甲、李乙）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施闓章　你三人招供上来！

毛　大
張　甲
李　乙　哎呀大人哪！小人們实冤哪！

施闓章　好凶徒！

（唱）齐叫冤枉哭声喊，

刑拷不招是枉然。

不肯招供甚狡展，

須得暗用巧机关。

既不自招，当以神明指示。来！天色已晚，將他三人并一干人犯押赴城隍庙，一齐帶下去！

二皂隶
四青袍　啊！

〔帶毛大、張甲、李乙、宿介、龔王氏、胭脂下〕

施闓章　轉堂！

〔众役兩边下。施闓章外坐，吳南岱旁立介〕

吳南岱　請問大人，去往城隍庙怎样审問？

施闓章　太守，毛大等狡頑不招，吾疑杀人者，系毛大無二。本院略施一計。

吳南岱　是何妙計？

施闓章　太守可命人以毡將殿窗遮严，以灰塗壁，拘毛大、張甲、李乙三囚袒背入殿，以水濯其手，一一系諸

璧下，戒令勿动。謂杀人者神当書其背。蓋杀人者恐神来書，必匿背于壁而沾有灰色。那时天理昭彰，正凶可得矣。

吳南岱　哦，大人神机妙算，卑府不及也。

施閏章　来！

〔門子上〕

門　子　有。

施閏章　傳班头进見！

門　子　是。班头进見！

〔班头上〕

班　头　班头叩头。

施閏章　起来！

班　头　大人有何吩咐？

施閏章　附耳上来。（与班头耳語介）必須如此。

班　头　遵命。

施閏章　不准泄漏！

班　头　是。（下）

施閏章　吩咐外廂，执起明灯，打道城隍庙！

門　子　外廂执起明灯，打道城隍庙！

众　役　啊！

〔灯夫、众役原人上。施閏章、吳南岱上轎介，同下〕

第二十八場

〔場設轅門，二軍門上，开門介。卞媼上〕

卞　媼　哎呀，好了，开了門了。天色晚了，我女兒怎么还不出来呀？（望介）

〔二皂隶押宿介上，四青袍押毛大、張甲、李乙上，出轅門介〕

宿　介　好了，好了，我宿介有了命了！哈哈哈……！

（二皂隶、四青袍分押宿介、毛大、張甲、李乙下）

卞　媪　啊，怎么这宿秀才欢天喜地的出来了？

（官媒押龔王氏、胭脂上）

卞　媪　哎呀，我兒受了苦了！官司是怎样审的？

胭　脂　啊，母亲，幸亏大人审得細心，从龔大嫂身上問出三个人来，名叫毛大、張甲、李乙，杀死我爹爹不出他三人之外。

卞　媪　哦，他們可曾招認了么？

胭　脂　大人刑訊，他們总不招認。大人說往城隍庙里去审杀人的，城隍爷当指出来。

卞　媪　哦，原来有这等事。龔大嫂怎么也像挨打的样子啊？

胭　脂　大人問她，不說实情，因此大人打她，才供出毛大等来。

官　媒　不要嘮叨啦，快往庙里去吧。

胭　脂　母亲也去看看。

卞　媪　自然同去的。

官　媒　快走，快走！

（官媒押龔王氏、胭脂下，卞媪随下）

第二十九場

（場設城隍庙）

（班头上，塗壁介，擋毡介。吳南岱原人上，施閏章原人上，进庙介。施閏章、吳南岱拜城隍介。施閏章上坐，吳南岱旁坐）

施閏章　帶毛大、張甲、李乙上来！

四青袍　啊！（下，帶毛大、張甲、李乙上）

施閏章　你三人各怀狡賴，本院將你們帶到此間，当神指之。

你三人將衣脫下，俱在盆中濯手，在城隍殿內，跪于牆壁之下，不准少动。杀人者暗有神書其背。

毛　大
張　甲　我們不曾杀人，就是进殿也不怕。
李　乙

施闓章　来，將他三人衣服脫去，盆水濯手，止灭灯火，帶进神殿牆下跪着！

四青袍　啊！（帶毛大、張甲、李乙进殿。濯手，跪介）

〔"小开門"。毛大怕介，手护背靠牆介〕

施闓章　来，掌灯將他三人喚出驗視！

四青袍　啊！（掌灯，帶毛大、張甲、李乙至案前跪介）

稟大人：毛大背上黑隐隐一片。

施闓章　待本院看来。（出位看介）哈哈哈……！此眞杀人賊也！

吳南岱　杀卞牛医者，是毛大無疑了。

施闓章　（入坐）哈哈哈……！毛大，你是怎生杀死卞牛医？从实招供上来！

毛　大　哎呀大人！杀卞牛医的不是我。不要寃屈好人哪！

施闓章　哼哼，好个万惡之賊！神人指出，还敢不招？来，夾起来！当堂上刑！

四青袍　啊！（夾毛大介）

毛　大　哎呀！哎呀！小人寃枉难招！

施闓章　收！

〔四青袍又夾毛大介〕

毛　大　哎呀！哎呀大人啊！小人受刑不过，願招，願招。

施闓章　松刑！

〔四青袍与毛大松刑介〕

施闓章　招上来！

毛　大　是。小人那夜往龔王氏家去捉宿介的奸，不料走进門

口，就撿了綉鞋一只，又听得屋內有人說話。小人就竊窃听，綉鞋是宿介冒名鄂秀才搶胭脂的。因而小人又冒鄂秀才之名，去至卞家找胭脂欲得好事。不想黑夜錯認胭脂臥室，竟到卞牛医房外彈窗。卞牛医持刀追出，小人情急，夺刀杀死卞牛医，才逾牆脫逃啦。这是实情，望大人施恩！

施閏章　綉鞋今在何处？

毛　大　小人藏在望嶽楼天花板上啦。

施閏章　吳太守，赶紧遣人到望嶽楼將鞋寻来完案。

吳南岱　是。来，急到望嶽楼天花板上將綉鞋寻来！

差　役　遵命。（下）

施閏章　来，叫毛大画供！

〔皂隶令毛大画供介，遞案上，施潤章看介〕

吳南岱　案情已定，請大人拟罪。

施閏章　来，將鄂秋隼、宿介、卞胭脂、龔王氏一齐帶上来！

四青袍　啊！（下，帶鄂秋隼、宿介、胭脂、龔王氏上）

施閏章　宿介！

宿　介　生員在。

施閏章　汝冤已伸，俯匐听判！

宿　介　是。

施閏章　（念）宿介蹈盆成括杀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只緣兩小無猜，遂野鶩如家鷄之恋；为因一言有漏，致得隴兴望蜀之心。將仲子而逾园牆，便如鳥墮；冒刘郎而入洞口，竟賺門开。感帨惊尨，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柳，士無行其謂何！幸而听病燕之嬌啼，犹为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么鳳于罗中，尙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于袜底，宁非無賴

之尤！蝴蝶过牆，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誰信？天降禍起，酷械至于垂亡；自作孽盈，断头几于不續。彼逾牆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誠难消其冤气。是宜稍寬笞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开其自新之路。

宿　介　願大人万代公侯！

施閏章　（念）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贼智忽生。开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迹；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夺自天，魂攝于鬼。浪乘槎木，直入广寒之宫；徑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欲海生波。刀横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兔起反噬之心。穿壁入人家，只期張有冠而李借；夺兵遺綉履，遂教魚脫網而鴻罹。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乡何有此鬼蜮哉！即断首領，以快人心。

毛　大　沒向牡丹花下过，虽然做鬼不風流。

施閏章　（念）胭脂身犹未字，岁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裳之旧队，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关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摽梅而思吉士，遂离倩女之魂。为因一綫纏縈，致使群魔交至。争妇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鷙鳥之紛飞，并名"秋隼"。蓮鈎摘去，难保一瓣之香；鉄限敲来，几破連城之玉。嵌紅豆于骰子，相思骨竟作厉阶；丧乔木于斧斤，可憎才直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絏苦争，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犹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

彼邑令，作尔冰人。此案已結，照判施行。

吳南岱　大人明懸青天！

施閏章　胭脂，你父之冤，已經审实，自有毛大抵償。本院將你断与鄂秋隼为妻，你意如何？

〔胭脂不語〕

吳南岱　啊大人，看胭脂羞羞澀澀，大人作美，豈有不遵之理！

施閏章　哈哈哈……！就煩閣下为媒便了。

吳南岱　遵命。

施閏章　鄂秋隼，你可情願？

鄂秋隼　叩禀大人：这女子陷生于縲絏之中，豈可結絲蘿之好！

施閏章　前情不必記了。听本院吩咐！
（唱）先前之事尽消磨，
　　你还恨她待如何？
　　造就前因与后果，
　　天定姻緣結絲蘿。
　　本院当堂判不錯，
　　邑令作伐撮配合。

吳南岱　大人，据卑府看来，他二人均有此心，羞于答应。这段婚姻交卑府成全便了。

施閏章　如此甚好，就煩賢太守主張。鄂秋隼、卞胭脂，你二人謝过吳大老爷，下堂去吧。

鄂秋隼
胭　脂　叩謝青天大老爷！

鄂秋隼　感其情爱意，

胭　脂　始知鄂生冤。

〔鄂秋隼、胭脂分下〕

施閏章　宿介！

宿　介　老大人！

施閏章　寃枉替你伸了，前程也就开复。但是你与龔王氏和好有年，生出事端，例应有罪！

宿　介　求大人施恩！

施閏章　龔王氏！

龔王氏　大人！

施閏章　这樁命案，究其原因，都是你招致出来，例应科罪！

龔王氏　小妇人再也不敢啦，望大人寬恕吧！（哭介）

施閏章　吳太守，他二人应科何罪？

吳南岱　大人既施恩，可从輕發落。

施閏章　也罢！本院本当重办你們。姑念宿介書愚，王氏蠢婦，从輕發落——罰你二人与鄂秋隼当三月奴僕，替他照料成亲喜事。下堂去吧！

宿　介
龔王氏　叩謝大人！

宿　介　这是風流罪，

龔王氏　我們情願当。

〔宿介、龔王氏下〕

施閏章　張甲、李乙！

張　甲
李　乙　大人！

施閏章　你二人游蕩浮华，巷中狂徒，本当重罪。本院施恩，枷号一月責放。来，帶下去枷号！

二皂隶　是。

張　甲
李　乙　謝大人！

張　甲　送他柴米还拖累，

李　乙　怪我不該惹是非！

〔張甲、李乙同下〕

施閏章　毛大黑夜入宅，拒捕杀人，例拟斬立决。来，將毛大綁至市曹梟首示众！

〔二刀手上〕

二刀手　啊！

毛　大　哎呀，苦了我啦！

吳南岱　綁下去！

〔二刀手綁毛大下〕

施閏章　来，傳聊城县知县！

門　子　傳聊城县知县！

〔胡圖上〕

胡　圖　卑职参見大人！

施閏章　嘟！你承审不实，例应降調，准备听参！

胡　圖　多謝大人！哎，完了。（下）

施閏章　吳太守，你可記得，去年月課卷子的事嗎？

吳南岱　哦哦，是啊，是"賢賢易色"一章題目，鄂秋隼以"学"为主，宿介以"色"为主，一奇一正，却应在今日。老大人眞乃二生之护法也！

施閏章　太守，此后听訟不可不愼！

吳南岱　卑府領命。

施閏章　（唱）頑民奸巧詭計多，

　　　　　　听訟之人費斟酌。

　　　　　　粗心勘案成差錯，

　　　　　　平反鉄案民念佛！

　　　　打道回衙！

众　役　啊！

〔同下〕

第三十場

〔場設花園景，設錦秋亭。鄂秋隼上〕

鄂秋隼　(唱)亭台花柳好風景，

　　　　秋水如鏡照旧人。

　　　　咳，想我鄂秋隼，被卞牛医一案害得死里逃生，幸蒙吳太守搭救，也就感恩不尽了。不想宿介也遭此寃，又蒙施大人救免。但是施大宗师判断胭脂与我为妻，怎奈縲絏之羞，何堪締婚？却难得吳太守作美，为我覓下这座"錦秋亭"，擇定中秋佳节送亲过来。我是囊空如洗，一文不名，这喜事叫我如何办理？幸有宿兄、龔大嫂同在这里帮我照料。只是天已黃昏，毫無預备，怎生是好哇！

　　　　(唱)可恨我洞房花燭夜，

　　　　挪不到金榜題名时。

〔宿介扮僕人上〕

宿　介　(唱)今日秀才成亲事，

　　　　朋友为奴將予亜。

　　　　相公請上，奴才叩拜！(跪介)

鄂秋隼　哎呀，哎呀！宿兄，你这是怎样啊？

宿　介　奴才伺候主人，理应如是。

鄂秋隼　这是什么講話！宿兄快不要如此。

宿　介　施大人当堂吩咐，罰为三日之奴，怎敢不遵！

鄂秋隼　哈哈哈……！虽是大人公判，你我至交，尽可不必。

宿　介　論交情么，小弟斗胆了。

鄂秋隼　宿兄不要取笑。今日吳太守說送胭脂过来，开門七事俱無，怎生是好？

宿　介　哈哈哈……！鄂兄原来为此愁悶，請放心寬。方才吳太守專人来說，妝匳花轎少时就到，还送了二十四兩銀子，以为預备酒席之費。

鄂秋隼　如此厚情，令人感激不尽了。

〔吹打〕

宿　介　外面吹打，想是新人到了。新郎快去穿戴！

鄂秋隼　檢点詩囊無長物，只留佳句賦催妝。（下）

宿　介　龔大嫂快来，新人到門了。

〔龔王氏上〕

龔王氏　奉命罰为奴，丫鬟由我担。

新人还沒到哪，你忙的是什么呀？

宿　介　就要到了。

〔門子上〕

門　子　奉了府尊命，前来送妝匳。

啊宿相公，鄂相公可在么？

宿　介　新郎后面更衣。

門　子　妝匳花轎已到門前了。

宿　介　搭上堂来！

〔儐相上〕

宿　介　儐相贊禮，請二位新人拜堂！（下）

〔吹打。众役搭彩轎上，丫鬟随上，扶胭脂下轎介，龔王氏扶胭脂介，宿介扶鄂秋隼上〕

儐　相　伏以：

黃道良辰日，

双美拜堂时，

今日成合卺，

来年产麟兒。

一双新人交拜！

〔鄂秋隼、胭脂拜介，龔王氏、丫鬟扶胭脂下，鄂秋隼随下〕

〔众分下〕

第三十一場

〔場設大帳。龔王氏、丫鬟扶鄂秋隼、胭脂上、丫鬟执灯，同进洞房介，龔王氏揭胭脂蓋头介〕

宿　介　二位新人，請安歇吧，我們皮綵客人也該去歇息歇息啦。

龔王氏　呸！你做皮綵客，不要攀扯我！

〔宿介、龔王氏、丫鬟下〕

〔起一更。鄂秋隼执灯照胭脂介〕

鄂秋隼　小娘子，如何害起羞来？可記得你在公堂之上啊！

（唱）簪花客当做偷花手，

你誤將阮郎以为刘。

誣告小生是凶手，

今日难結鳳鸞儔。

胭　脂　哦，鄂郎，你不消埋怨哪！

（唱）非我甘心訟庭走，

都只因为杀父仇。

跟随母亲头面露，

公堂以上訴根由。

鄂秋隼　为父伸寃，也难怪你，怎說一定是我杀的呢？

胭　脂　只怪你啊！

（唱）濫交朋友衣冠兽，

冒認关雎歌好逑。
僥幸妾心坚似鉄，
不然污名万古留。

〔起二更〕

鄂秋隼　哦哦，說到此間，更可笑了，你为什么与那宿介呵！
(唱)暗昧頗难根柢究，
私与宿介把情偸。
璧玉微瑕难將就，
縱然分訴也帶羞。

胭　脂　呀！
(唱)此話叫人实难受，
狂奴入室卖風流。
誤我万年遺名臭，
看来果是寃緣仇。

〔起三更〕

鄂秋隼　哦，你还視我如仇，我更不强求了！
(唱)滿窗月明如白晝，
花陰寂寞賞中秋。(下)

胭　脂　哦！
(唱)看他忿怒出外走，
悔不該一見情意留。(揪帳进介，下)

第三十二場

〔場設錦秋亭。起四更。鄂秋隼上〕

鄂秋隼　(唱)嫦娥此时安睡否？
且往錦秋亭上游。(上亭徘徊介)

〔起五更。龔王氏上〕

龔王氏　(唱)想起前事丢尽丑，

〔宿介上〕

宿　介　(唱)不由宿介面帶羞。

哎呀鄂兄，放着新人不合卺，来到这里做什么？

鄂秋隼　咳，一言难尽。我們坐下講来。

宿　介　使得，天已經亮了，也不用睡了，坐下談談。

鄂秋隼　請坐！

宿　介　鄂兄新人得意否？

鄂秋隼　以我为仇，有何得意！

龔王氏　她去年一見你，便害相思；怎么今日反与你为起仇来？

鄂秋隼　当眞害相思嗎？

宿　介　若不害相思，小弟如何冒名而去呢。

鄂秋隼　正要問宿兄冒名訂約。那綉鞋还是她送与你的，还是你偷了来的？

宿　介　小弟說来，你也不信，問問龔大嫂便知端的。

鄂秋隼　哦，龔大嫂知道么？

龔王氏　問我么，都因是你去年春季打从她門前一过，她便眉眼留情，一病懨懨，害起相思来啦。

鄂秋隼　既是她有意留情，大嫂何妨作伐？

龔王氏　我原是托他傳話，約你应会，怎奈他冒名逾牆去啦。

宿　介　慚愧慚愧！

鄂秋隼　啊宿兄，如此說来，只怕你与胭脂有什么勾当么？

龔王氏　沒有沒有，这可不要屈他。他倒是想着来着，就是沒有到手。

鄂秋隼　我終不信。

龔王氏　你不信，我替他焚香一炷，对天盟誓。

鄂秋隼　当真的嗎？

龔王氏　当眞的。(对宿介)你要大大的起个誓！

宿　介　待我盟誓。(跪介)蒼天在上，弟子宿介若与卞胭脂有苟且之事，神鬼鑒察，天誅地灭！天厭之！天厭之！

鄂秋隼　哎呀呀，这就罢了。請起，請起，何須盟誓！

吳南岱　(內)聖旨下，鄂秋隼接旨！

鄂秋隼　啊，什么聖旨呀？

宿　介　呀呀，怎么秀才也奉起旨来了？难道是免岁考嗎？

龔王氏　待我与新人梳洗去。(下)

〔四文堂、二門子捧冠帶上，吳南岱捧旨上〕

吳南岱　新妇綉鞋才覓得，好官紗帽忽飞来。聖旨下，跪听宣讀！

鄂秋隼　(跪介)万岁！

吳南岱　旨准：山东学政施閏章保奏生員鄂秋隼，品学素优，因胭脂一案，險遭不白之寃，甚屬可憫。聊城吳知县承审不实，照例降調，所遺之缺，即破格施恩，着鄂秋隼补授。欽此。謝恩！

鄂秋隼　万万岁！(換冠帶)多感恩师提拔，門生叩謝！

吳南岱　这是賢契遭逢，老夫与有荣焉。但願你夫妇和諧，同修德政。

宿　介　稟大老爷：他們夫妇昨宵并未成礼。

吳南岱　啊！却是为何？

宿　介　各怀前恨，口角参差。

吳南岱　鄂年兄不可执意。这是施大人的判語，你拿去細細看来。

鄂秋隼　是。(看判語介)

吳南岱　請新人出堂，老夫还有話講。

宿　介　龔大嫂，請新人出堂！

龔王氏　（內）曉得！

〔龔王氏扶胭脂上，叩謝介〕

吳南岱　卞小姐，綉鞋尋着了，还你。但願令夫妇同偕到老，不可再記前愆。

〔吳南岱遞鞋与龔王氏，龔王氏还与胭脂介〕

鄂秋隼
胭　脂　多蒙师恩高厚，破格栽培，願世世生生介君眉寿！

〔跪拜介〕

吳南岱　請起，請起！

宿　介
龔王氏　我們蒙大老爷从輕發落，也該叩謝。（跪拜介）

吳南岱　起来，你們当秀才的，須要各安本分。

宿　介　是是。

吳南岱　臥碑能守，郎官何难？

鄂秋隼　备宴与恩师接風。

吳南岱　朝命在身，不敢久停。順轎！

〔四文堂、二門子、吳南岱下〕

宿　介
龔王氏　恭喜恭喜！从此富貴荣华，夫妻和美了。

鄂秋隼　你們之錯也不提了。

宿　介
龔王氏　慚愧啊慚愧！

胭　脂　还要奉煩大嫂替我去請我母亲，一同前去赴任。

龔王氏　早已命人去請，想必来也。

〔卞媼上〕

卞　媼　女兒明了心，做了县夫人。

胭　脂
鄂秋隼　啊，母亲
岳母 請上，受 女兒
小婿 参拜！

卞　媪　不拜倒也罢了。只要你夫妻和美，老身就造化了。

鄂秋隼
胭　脂　請母亲一同赴任。

卞　媪　我只好靠着女婿、女兒了。

鄂秋隼　宿兄，你也該同我去叩謝施大人才是。

宿　介　活命之恩，理当叩謝。

鄂秋隼　正是：

　　　　　　姻緣天注就，

胭　脂　　　相逢情自投。

龔王氏　　　感戴皇恩厚，

宿　介　　　賜封百里侯。

鄂秋隼　后堂擺宴，哈哈哈……！

〔尾声，同下〕

統一書号：10071·398
定　　价：(7)0.38元